

概述

《铁血除弊事》是一部精彩万分的悬疑谍战网络文学，故事之所以精彩，除了人物塑造较为成功之外，关键在于本书的时代背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朝鲜，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故事就是在这一历史关键转折点铺展开来的，局势对当时的国民党非常不利，五月舟山、海南相继沦陷，若战事无法继续扭转，台湾就岌岌可危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此刻的台湾岛内民众要求反腐消除积弊的声浪此起彼伏，蒋总裁为了挽回民心，同年下令枪毙了陈仪，把228事件的历史罪责都归咎于陈仪一人。

为了挽救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蒋建丰结合当年自己在上海打老虎时期的失败教训，重新组建起了一支铁血救国会，目的是希望铁血救国会能够在香港反腐缉私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找到国民党内部大老虎们在香港走私洗钱的确凿证据，自己也好借此机会在岛内开展整顿党务工作，从而肃清党内的腐败分子和内奸，净化党员队伍。唯有如此，台湾岛内新的币值改革才有成功的一线生机。

为了推行新的币值改革，铁血救国会不惜远赴香港搜集情报，然而一场看不见的血雨腥风正在等待着他们，在朝鲜战争疑云密布下，各路人马在香港这座弹丸之地粉墨登场，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

故事当中的主人公们又会在香港演绎一段怎样的传奇？谢穆澜又是如何起死回生？面对反腐和币制改革，梁复生接下去又该何去

何从？……留下悬念，期待读者阅读。

作者笔名介绍

夜伤鹰身份名：俞小明，出生年月 1985.10.21-至今，籍贯宁波镇海。联系电话微信：13777235376

主要人物介绍

蒋建丰：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

梁复生：原燕京大学教授，满腹经纶的菁英学者，后继任为铁血救国会稽查大队主任。

谢国栋：原北平地下党，后辗转至香港，扮演煤运公司老板。

谢穆澜：谢国栋的女儿，梁复生的妻子，原先就读燕京大学，是梁复生的得意门生。热情直爽，有些孩子气，处世未深，后被徐寅戕害，中弹昏迷不醒，直至辗转台北台大医院才得以抢救回来。

徐寅：原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联络处主任，后被贬谪到台湾基隆做了副监狱长，为了将功赎罪，被迫加入铁血救国会。

徐宝琴：徐寅女儿，台大医院医师，蒋建丰最后一张王牌。

方孟豪：原广东空军七期甲班飞行教官，投诚以后随父亲移民香港。

方孟伟：方孟豪的弟弟。

杨涟：洪圣山忠义堂堂主，洪门中人，平生素怀忠义。

宋子亮：香港孚中运输设备公司创始人。

俞小明：原淞沪警备部水上稽查大队大队长，现任铁血救国会稽查大队大队长。

弗兰特：铁血救国会稽查大队中队长。

林增辉：原监察史署秘书处秘书，现任铁血救国会稽查大队小队长。

卫郁英：谢国栋再婚妻子。

何其桑：原燕京大学校长，国民党经济顾问，为人侠肝义胆，和上层大老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黄蒲诚：基隆监狱监狱长，铁血救国会成员。

张发贵：战斗同盟党魁

虞时英：宋子亮姨太太

何晓玉：方孟豪的妻子

《铁血除弊事》第一节 蒋建丰驱车探病房 谢穆澜病榻思情人

1950年夏天，一群宪兵骤然而至台大附属医院，一行人排成两列纵队，驻守在台大住院部的门口并拉起了警戒线，上级命令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出入，住院部三楼的二号病房内，一群护士正在手忙脚乱地抢救谢穆澜，隔壁病房里忽然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此人就是时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蒋建丰。

蒋建丰从属下口中得知谢穆澜有苏醒迹象，于是连夜派国防部宪兵大队驱车鱼贯驶入台大医院。根据值班医生介绍：由于谢穆澜常年处于昏迷状态，她的病情比想象中要来的复杂，若这周时间内她无法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就极有可能全身器官衰竭而一命呜呼。院方

从近几日对她的观察分析来看，或许是她的生命将要走到终点，所以才在昏迷状态中时不时地说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胡乱之话。

只见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值班室里来回踱步，蒋建丰心中来气，值班医生的言辞稍有不逊就会遭致他的批评，可见他对医生此番推诿之词心中是极为不爽的，他提着嗓门质问道：现在不要听你的主观臆想，我要你明确告诉我诊断结果，谢穆澜这周到底能不能苏醒过来？

医生用一种近乎哀怨的语气说道：这个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蒋建丰操着宁波口音：我命令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让她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谢穆澜关系党国的大业，她若不醒，你们就休想迈出这医院大门半步。

蒋建丰觉得刚才自己态度蛮横了一点，于是便走到医生跟前，两手紧握住医生的双手，缓和了下语气说道：事关重大，拜托了！

这时一位女护士突然急冲冲地跑进办公室：报告蒋建丰长官，谢穆澜她醒了。

蒋建丰：那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医院走廊上，一连串脚步声如飙风席卷呼啸般蹴踏而至，往日旧时的宁谧就此被外界的噪音所笼罩。蒋建峰透过窗户驻足凝望着躺在病床上的谢穆澜，看到这张略显稚气的脸尤为让他产生怜惜之情。

岁月递嬗，一晃两年过去了，蒋建丰心中默想：我看是我们都老了，唯独这位谢小娘婢乍一看灼若芙蕖，像极了春日里的花骨朵，到底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可以潇洒。

蒋建峰长吁了一口气，叹息道：看到她让我想起了过往回忆……

只见他须臾片刻，神情象是在回忆什么，霎那间，脑海中浮现出外婆在世时的样子，自己仿佛又重新聆听了一遍儿时外婆对自己的那番教诲之词，每每想起外婆，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思乡之情，这种离情之愁，思乡之苦何尝不让人感伤。

蒋建峰暗自忖道：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就不会来到台湾，过着颠沛流亡的生活，人世间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父母可以膝下承欢，做儿子的可以绕侍左右，这也是三十万随军赴台将士的夙愿。

这时电报员突然前来报告前线战况：报告长官，急电。

蒋建丰从恍恍惚惚的神情中猛然清醒过来：念！

电报员急促的说道：5月17日共军第七兵团21、22、23军发起联合攻击，我军寡不敌众，舟山沦陷。

蒋建丰拂袖一挥：你先下去，具体事宜交由行政院长陈诚。

电报员禀道：是长官！

面对前线传来的沦陷噩耗，蒋建丰心中顿生苦闷之情，于是独自解闷来到谢穆澜的病房观望，只见谢穆澜人是抢救过来了，却是一副睡眼含饴的样子，显然她还处于意识混沌状态中，此刻的谢穆澜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在脑海里萦念着梁复生，这个让她挥之不去，忘却不了的燕大经济学教授，她所景仰的学者，谁能料到竟然是国民党特务。她不敢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也许是精神受到刺激，亦或是大病初愈，她的目光略显呆滞，见谁都不吭声，也不吃 护士

给她熬好的粥。

蒋建丰走至谢穆澜病榻前，见到她桃腮微涩，冷汗淋漓，象是发热状，于是伸手摸了下她的额头，感觉热度还好，方才说道：穆澜姑娘，别来无恙！身体可好些了！

谢穆澜对蒋建丰的到来丝毫没有知会，无论蒋建丰怎么关照，怎么搭理她，她都不吭声，蒋建丰见状只能起身离别病房，转而来到隔壁的办公室约谈值班护士长：她怎么不说话？

值班护士长回禀道：我们还需要观察谢穆澜一段时间，看看她的精神状态是否有所改善，一时片刻回不了神也是常有的，毕竟她昏迷了那么久。

蒋建丰用命令的语气说道：一定要照顾好谢穆澜，等她精神状态好点，我再来看望她，说完就独自径直离开了医院。

作者：夜伤鹰（俞小明）

第二节 前线战事沦陷频传 重整币值事在人为

诗曰：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窗外浓云遮住了太阳，屋内幽暗的光线不禁令人觉得煞甚凄凉，外面又来一阵狂风相助，顷刻之间暴雨倾注而下，那黄豆般大小的雨滴脆生生地砸在窗户玻璃的表面处，那响声犹如飘风疾雨一般“噼里啪啦”的击打个不停，忽然一扇玻璃窗的插销被突如其来搯起的一小股俱风弹开，蒋总裁办公室里堆放着的一叠公文被风吹得凌乱，顿时

满地一片狼藉。

局势对国民党很是不利，五月舟山、海南相继沦陷，若战事无法继续扭转，台湾就岌岌可危了。

此番光景怎叫人不感慨不难堪，蒋总裁怆然泪下，只见他从衣兜中抽出一条白绫手帕，擤了一把鼻涕眼泪，长吁哀叹道：无颜见江东父老呀！

蒋建丰见到悲恸欲绝的父亲，无不动容的说道：父亲您别伤心，我已经敦促蒋廷黻，让他尽快代表国民政府和美方交涉援助事宜。

总裁：别指望美国人了，现在即便有美国人的援助，我们也未必能够守住台湾。

总裁拄着拐杖转过身来，移动着缓慢的步伐走到总统办公椅旁，一手扶着座椅旁若无人地安然坐下，一边又有条不紊地说道：司徒雷登过于妇人之见，杜鲁门又记我的仇，不就是没有给予他参选美国总统大选的钞票，这是我的失策，谁又能料想到他能在美国大选中胜出。

蒋建丰神情略显沮丧，长吁短叹道：现在能在美国照会为我们说话的人，除了魏德迈我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蒋建丰又继续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听说姆妈想让父亲去瑞士，不知是否有此事？

总裁闻之，显得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拄着拐杖在地板上敲了两下，发出“笃笃”的声音，嗔道：要去你们去，我是不会去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重整士气，整顿币值改革，尽快扭转战局的失利。没有美国人的援助这仗就不打了吗？

蒋建丰宽慰道：父亲您别动怒，美国方面我会让人想尽一切办法去游说。

总裁：你要知道现在的美国总统不是罗斯福是杜鲁门，你母亲已经吃过一次闭门羹了，你就别操这份心了。

蒋建丰从口袋中拿出一份密函交由总裁呈阅，一边又继续说道：父亲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汇报。

蒋总裁戴上老花眼镜，眼睛定定地注视了一会他，又继续问道：还有什么事情，一并说来。

蒋建丰禀道：根据合众社华盛顿方面的消息，美苏联合委员会无法就朝鲜半岛如何组织统一选举达成协议，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已经采取了彻底之武力解决计划，解决韩国问题，使其韩国临时政府能够统一全国，美国照会上，麦克阿瑟主张出兵朝鲜，看样子我们的“围魏救赵计划”即将成现实。

蒋总裁闻之，精神为之一振，一改昔日颓废之势，只见他两眼目光如炬，神采奕奕的看着蒋建丰：你密切留意美苏动向，让保密局的毛人凤配合你的工作，多派些人去大陆搜集情报，尽快摸清粟裕渡江计划，把英国人在缅甸战场遗弃的那几辆旧坦克修理好，让胡璉派兵舰把这批坦克运抵金门也好作为火力加强点，告诉俞大维他们，要加强福建金门的军事防御工事，让这几位封疆大吏务必亲自去前线督战。

还没等到蒋建丰来得及说话，蒋总裁又话锋一转，继续问道：还有一件事情，我听你提起过一个人，叫梁复生，我听说此人经常骂我

蒋某人，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见到父亲的眼神中充满腾腾的杀气，蒋建丰一时没了主意，不觉打了个寒颤，心中诧异道：难道父亲是想拿此事对付复生不成，若果真如此，复生可就要大难临头了。

建丰一愕，眼神中流露出惊讶的情绪。他只当自己所要保护的人会被重罚，于是抛砖引玉念叨了一首古诗词：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蒋总裁是何等的聪明，心中默想这小子想必又是要替梁复生说话，装作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你念谭嗣同的绝命诗作甚？

蒋建丰朗声说道：父亲，自古寒门难出将才，梁复生不仅是将才，还是继谭嗣同之后我党难得的帅才，当年为了配合我完成币制改革反被奸佞诬陷，差点死在党通局徐寅的枪下，他就是“谭嗣同”转世，堪比东汉时期的“张俭”，是一名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怀揣着满腔爱国热情。父亲您出身寒门，理应学曹操礼贤下士，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凝聚人心，积蓄力量，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于是乎我待他如同国士，就如同您尊敬钱穆先生一般尊敬他。

总裁听了此番话，神情严肃地问道：除了梁复生外，我听说你以前的铁血救国会里有个嫉恶如仇的曾可达？

蒋建丰：曾可达已经殉国了。

总裁唏嘘道：这年头对党国忠诚的不多了喽，这让我想起了淮海战役牺牲的将士，黄百韬、张灵甫，都是党国的菁英，忠臣良将，如此天不佑我中华民国。

蒋总裁：至于梁复生分裂党国言论记录在案，这样的人心中只有国没有党，岂敢重用他？

蒋建丰：父亲，我当年去苏联留学，曾经笃信苏联人所宣扬的一切都是不变的真理，但之后我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参与下乡劳动工作，我与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和强盗们，并肩工作，这些人都有一段想象不到的不幸际遇，他们和我一样是被迫成为流放人士，彼此都有难言的苦衷，这让我看清底层与统治阶层的断裂。回国之后，您让我去奉化老家好好面壁思过，洗洗脑子，我按照您的说法做了，也想明白了，我曾经追求的信仰过于极端，尽孝才是我们做子女应尽的本分，可我为了所谓的信仰不仅在公开场合诋毁父亲，差点和您反目成仇，让您颜面扫尽，可是父亲您却不计前嫌，事事为我周全，为了保我一条性命不得不向苏联人低头。我懂您的用心良苦，一直到现在我内心都深感愧疚，所以我把梁复生带到台湾来，和您当时让我去奉化老家面壁思过的目的是一样的，保密局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本没有梁复生的名字，是我特意关照了保密局的人，让他们务必把梁复生带到台湾来。

蒋总裁：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你也不需要自责，说说你现在的想法！

蒋建丰：蓄势待发之时正是国家用人之际，现在不是太平盛世我们可以在选人问题上优先器重忠党人士，当下国家处于崩溃边缘，我们已经失去了大陆，不能因小失大，而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管他是爱国还是爱党，只要他还承认自己是民国的人，那么我们就

应该坚定不移地“唯才是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牢牢地把他们栓在一起，守好“台澎金马”最后一道防线。

台湾和大陆不同，台湾自从甲午战争以后就已划入日本的版图，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经营，日本殖民期间在岛上建有大量基础设施，若稍加喘息，依靠推行新的币值改革，必然会促使台湾经济稳步腾飞，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稳定民心，228事件，动摇了我党在台湾民众心中的执政地位，唯有着眼币值改革，稳定台湾经济，才能让党国的大业芳艾未兴，因此我想倚重梁复生这样的爱国志士，早日能够重启”孔雀东南飞计划“。

蒋总裁:你的计划我是认可的，眼前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需要你来处理，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陈仪写给汤恩伯的“劝降投共”信函。

蒋建丰：依我看只要陈仪写一份保证书悔过革新就行了，毕竟他是党国的颜面。

蒋总裁:可是这个老顽固自称已有67.8岁了，死不足惜。我看他是活腻了，我想成全他.....

蒋建丰连忙劝阻道：这个使不得，陈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不全是他的错，我看是日美结合本省流氓闹的这出“逼宫戏”，美国人害怕您防不住赤共，所以又想让日本人从中作祟，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父亲把台湾指挥权交由美国代管。

蒋总裁:根据陈仪的电报内容我也大致了解美国人、日本人还有地下党他们各自的如意算盘，这件事尽量不要把美国人卷进来，我们

只能秘而不宣，要从盱衡大局出发，毕竟我们有赖于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

蒋建丰：这件事来龙去脉比较复杂，我们现在是四面楚歌，又无法加入《东南亚公约》获得安保地位，因此亟需和美国方面修复关系，台湾不能就这样闹下去，现在只有美国人能够管住日本人，只有日本人收手我们才能稳坐台北。

蒋总裁：那我只能借陈仪这颗项上人头来平息民愤，把民众对我的看法和矛盾往陈仪身上推，让舆论去转移民众的视线。将来我们要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也好告诫哪些埋伏在我党周围的敌特分子，谁胆敢通共，陈仪就是下场，处决他之前顺便让他的学生汤恩伯前去送他一程吧！

蒋建丰：228事件对党国的声誉影响很大，民心丧失殆尽，要做好善后抚恤工作，现在不是大开杀戒的时候，我建议每死一个人由政府出面赔偿家属六百万抚恤金。

对于那些被拘押在牢里还活着的人，只要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可以通过甄别的方法把这些人吸纳进来。

蒋总裁：我看寻衅滋事的都是些台湾本省的流氓，我党就是吃了流氓的亏，流氓本性难移，他们今天可以投靠美国人明天就会出来反对我蒋某人，你还想利用他们为你的铁血救国会办事，岂不是养虎为患。

蒋建丰：做流氓我想并非他们的初衷，许多台湾本省人就是因为反对日治时期的皇民化才加入到流氓队伍当中来，若我们给他们政

治地位，我想这些人会改邪归正重操旧业。

个人见解：流氓非行伍出身，其有犯罪或违警行为，理应依法办理。现在由军事机关保安司令部介入，进行逮捕、审问等行为，大有违反宪法侵犯人权之嫌。我认为这样很不妥当，不仅难以解决流氓问题，还会遭致社会各界对我党的诟病。对付当地流氓我认为还是依靠司法机关比动用军事机关来的稳妥。我们也可以借鉴日本人订立的《台湾浮浪者取缔规则》加以修改，制定一套新法规，消弭不良帮派组织带来的恶劣影响。

蒋总裁：你过于妇人之见，流氓现象世界各国都有，不能只针对台湾来说，日本民治时期统治台湾长达五十一年，日本人把台湾本省人都当作流氓来看，所以他们对付本省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皇民化，这招还是很管用的，有超过 65 万台湾青年人加入了日本皇军，这就是“党政军”的力量，要想巩固我党在台湾的执政地位，必须根治日治时期的皇民化问题，至于教化国人就需要崇尚国文教育，叫警察局把那些流氓都抓起来，让他们好好学习国文，给他们事情做，他们就不敢造次了。

看到父亲如此固执己见，蒋建丰自觉话不投机半句多，眼下对于蒋建丰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孔雀东南飞”计划，并说服梁复生参与进来。

作者：夜伤鹰（俞小明）

第三节 梁复生掀怒骂狂潮 蒋建丰谈孤臣孽子

诗曰：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自从来到台湾，梁复生感到极度沮丧，一个人时常漫步在基隆岸礁边上伫足眺望远处的的大海，又时常发疯似地朝着大海怒骂：可笑之极，一群目不识丁的农民居然打败了国民党王牌军，打败了向来狂妄自大的国民政府，打败了你们这些黄埔系、桂系、中统、军统的草包们。

夕阳打在梁复生的脸上，远处的潮汐大浪翻滚着浪花朝着梁复生的正面涌来，海水打湿了梁复生的眼睛，此刻的梁复生已经分辨不出流淌在自己嘴巴里的到底是海水的苦味还是泪水的咸味，几个国民党军官看到梁复生这番情景，生怕他出事，纷纷前去劝阻。

只听到梁复生喊道：你们别管我，都给我滚开，谁都别靠近我，党国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还抓我来台湾做什么！

“复生！你是要学曾可达做孤臣孽子，还是要步王国维后尘，效屈原投江”。梁复生的耳畔突然传来一阵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话音刚落，只见蒋建丰突然出现在梁复生的眼前。

梁复生：原来是建丰先生，你怎么来了。

蒋建丰：我是专程来看你的，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

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你现在不是还有我给你做后盾吗?我也不需要你独行其道,更不希望你学曾可达“尸谏”。

蒋建丰搀扶着梁复生登上了岸礁,一手指着海的另一边叹息道:复生,我们从大陆来早晚还会回大陆去,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我与你萍水相逢,培养你去美国留学,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纵使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终成大器。我希望你好好回去想想,想清楚了,想彻底了,我带你去见一个你感兴趣的人。

梁复生:我对任何人没有兴趣,唯独想知道谢穆澜葬身何处,我很想知道,可是党通局的徐寅始终不说漏一个字,他可真是条好狗。

蒋建丰:徐寅贻误军国,其背后的大老虎无非就是陈果夫、陈立夫,CC派终有一日会被我清党除名,至于徐寅之所以守口如瓶,不说谢穆澜的尸骸葬于哪里,是我让他不跟你说的。

梁复生:这是为什么,难道您不知道她是最得意的学生吗?

蒋建丰:你有护犊之情我能理解,可是我必须不得不说,“孔雀东南飞”计划事关国家民族,那些曾经抗日的将士摒弃了儿女情长,为的是救民于水火,堪乱救国的方针也没有错,只是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经济战争,一场军事战争,我们这个党像极了无头苍蝇,各自飞来飞去,而我既打不了老虎,又拍不死苍蝇,以至于舆论鼎沸,错失了币值改革的最佳时机,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曾可达的错,责任在我。我们主张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到头来却被李宗仁投降派占得先机,迫使我的爹爹让位下野。

梁复生：我不想听你谈政治，我现在只想您亲口告诉我谢穆澜葬身何处？

蒋建丰：这件事我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过几天我就会带你去见一个人，她知道谢穆澜现在身在何处。

第四节 行辕会议众说纷纭 出兵朝鲜意见不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朝鲜，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此刻蒋总裁办公室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晨曦微亮，蒋介石莅临阳明山总统官邸，迫不及待地召见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等人，研究出兵朝鲜的可行作战方案。会议上，军方多数人反对出兵，理由是台湾孤岛难援且立足未稳，但王世杰、叶公超等外交家却提出相反观点，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上千载难逢的机会，理应出兵。经过四个小时闭门会议，蒋总裁认为，出兵朝鲜参战可以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由韩国辗转大陆，可学当年日本先取朝鲜再攻东北之先例，然后再在江浙沿海利用胡宗南的残部发起反攻，可在大陈岛一隅抢滩登陆。考虑再三，蒋总裁决定派遣其王牌部队第52军前往增援韩国，并于当晚分别致电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同意派兵驰援韩战的建议。

未曾料想这份重要军事情报很快被谢国栋截获，自从北平解放以后，谢国栋内心却丝毫没有愉悦感，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花园洋房孤零零的过着单身生活何尝不是对生活的一种耗磨，这里曾经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的公馆，昔日的车水马龙景象早已一去不复

返，繁华过往无限喧嚣的方家如今却落得个凄然然门可罗雀。

岁月已经把他耗磨成一位形影相吊的夕阳老人，他这半辈子都在为了追寻革命真理而不懈努力，为了真理他失去了至真至爱的亲人，每当他有闲暇功夫之际，就会不自觉的回忆起哪些足以能够让他痛不欲生的过往，谢穆澜的死无疑对他来说是晴天霹雳，以至于后来他患上了头风病，时常在梦魇中被痛醒，为了忘却痛苦的往事，他必须把自己逼成“工作狂人”整日不分昼夜的工作。他发现用工作时间占据生活空隙可以减轻回忆带给自己的痛苦，这种治疗效果胜过睡前吃两片安眠药的程度，唯有如此怪异举动，自己的精神世界才不至于被摧垮。

刘云：谢老，您整天没日没夜地工作身体会搞垮的，党的事业还需要你去发展，我决定给您放一个月假，让齐慕棠同志陪您去北戴河放松下，你看如何？

谢国栋笑了笑说：当年我在银行做襄理的时候和穆兰、孟伟他们经常去北戴河，现在老了走不动了，就只有耳朵还好使，还能在这里听着电报机嘀嘀传来的声音。

刘云：你这又何苦为难自己，听说银行的卫玉英女士一直在等你答复。

谢国栋：我已经拒绝了。

刘云：为何要拒绝对方，原因是什么？

谢国栋：我一把老骨头，是我配不上她。

刘云：自从北平解放以后，许多军政干部都在谈对象，有的还把

自己的原配妻子休了，巴不得找更年轻的，你到好，看都不看对方一眼。谢老我现在命令你，这礼拜天，你必须和魏女士见面，地点就在后海公园。

谢国栋：难道这也是上级的命令？

刘云：是的，这也是周副主席的命令，周副主席还让我给您捎句话，干部婚姻问题不再属于个人私事，是我党的一项崇高事业，谢老您就应允吧！

谢国栋：那好吧，周末我去会一会。

刘云：这就对了，看你有一阵子没有笑了，见到魏女士记得别太严肃，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多谈点浪漫的事情，女人喜欢听浪漫的话。

谢国栋一语不发，转身又继续投入他的工作，仔细分析刚从台湾方面截获来的电报。

第五节 谢国栋后海逢玉英 白发红颜续写佳话

在刘云的敦促下，谢国栋只能独自硬着头皮赶赴去后海公园的路上，他不知道这趟相亲历程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此时的后海公园湖光山色风景迷人，游客纷至沓来欣赏这良辰美景。

然而谢国栋却丝毫没有驻足观赏美景的心境，此刻的谢国栋内心显得有一些焦作不安，只见他在湖边独自蹀躞，不时地从身上掏出怀表，皱着眉头念叨：怎么还不来。

不一会儿功夫，公园的另一边迎面走来一位娉婷玉立的女子：是在等我吗？

谢国栋怀着敬意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只见眼前的这位女子身着一件珠白色镂空网织坎肩，腰系一条碧绿色罗裙，乍看像极了凌波仙子。

谢国栋挠了挠头皮：你就是卫女士吧！

卫玉英嫣然一笑：叫我玉英就行，他们都这么叫我的。

谢国栋傻愣愣地站着说话：那我们开始吧，你想知道我什么，我都如实奉达。

卫玉英：方行长和陈太太都跟我提起过您。

卫玉英瞅了瞅公园路边的石凳，又两手向上伸展开来，闭眸深呼吸了一口空气：绿荫成幕听鸣蝉，这个地方不错！不错！

接着又说：我们能坐下说话吗？

谢国栋挠了挠头发，声音低沉地说：姑娘先坐，我站着就行。

卫玉英噗哧一笑，那清脆的笑声犹如银铃一般：我又不是来审讯犯人，我都不紧张，你也放松点。

谢国栋自知自讨没趣，既然卫玉英把话挑明了，也就识相起来，眼前的这位女子显得知书达理，自己也没必要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于是听从了玉英的建议，随即坐下。

卫玉英：你就不想了解一下我吗？

谢国栋：姑娘请说。

卫玉英呵呵一笑：你和他们不一样，显得有一些木纳。

谢国栋：他们指的是谁？

卫玉英：就是那些大老粗，你们的同志，最近经常有人要给我做媒，都是一些首长干部，一见到我个个都可威风了，跟我谈淮海战役

消灭了多少敌人之类的话。

谢国栋：那玉英姑娘有没看上中意的。

卫玉英：不是我看他们中意不中意，是我压根都没正眼看过他们。

谢国栋犯着嘀咕：这又是唱那出？

卫玉英：我不喜欢带兵打仗的，倒是喜欢像你这样肚子里有墨水的。

谢国栋谦虚道：我哪有什么墨水，文不能之乎者也，武又不能定国安邦！

卫玉英：你们的刘云同志找过我，也跟我提起过您曾经在北平国统区所做的地下工作，你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刘云同志希望我加入到你们组织当中来。

谢国栋：他们是怎么知道你，怎么找到你的？

卫玉英：这事是方孟豪告诉刘云的，孟豪说他去香港之前，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姑爹，临走前托付陈云，希望我能跟你在一起。说完，玉英的脸颊泛起一阵红晕，显得有些害羞。

谢国栋：好呀，你们是在联合瞒着我。

卫玉英急忙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又扯到我们瞒着你了？

谢国栋：难道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就一定要把组织捆绑牵扯进来吗？难道我就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吗？

卫玉英嘟着小嘴：你有选择的权利，我有追求的权利，解放军同志。

谢国栋：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哪敢配得上你。

卫玉英：那你敢正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吗，你答的上来我就证明你说的是真话。

谢国栋：那你问吧。

卫玉英：方行长和陈小云你怎么解释，还有江南文宗钱谦益与柳如是之间的白发红颜爱情你又怎么解释？

谢国栋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卫玉英，只能惺惺作态吞吞吐吐道：我不是方步亭，也不是钱谦益。

卫玉英：那我可以做你的杜丽娘。我知道你还想着你的亡妻，你就把我当作她便是了，我想她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还有你的女儿一定会在天堂里感到欣慰，你有了我等于有了说话的伴儿了。

此刻的谢国栋听完卫玉英这番话之后，眼眶湿漉漉的泛着红润，他强行抑制住自己的泪水感叹道：容我在想想。

卫玉英：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只见卫玉英冷不防站起身来，一把抱住谢国栋的头扎进自己的怀里，此刻的谢国栋心中突然有了一种被情感释怀的温暖，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沾湿了卫玉英的衣襟.....

作者：夜伤鹰（俞小明）,联系 tel:13777235376

第六节 精锐部队蓄势待发 以战养战计划泡汤

粟裕费心擘画的八个军，共计五十万人，正准备雪耻当年第 28 军在金门一役中惨败的耻辱，谁曾料想，朝鲜半岛的战火很快烧到了中朝鸭绿江边上，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朝鲜战事全面告急，粟裕原本打算从英国方面订购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此刻化为泡影，此时

的粟裕旧疾复发，他意识到时机已过，自己已无力担当解放台湾的重任。

阳明山上的总统官邸，蒋总裁召见了俞大维、胡璉、陈诚、孙立人四人，会上蒋总裁发表讲话：各位同仁，现在局势出现转机，7月5日，美军第24师第一团在乌山投入作战，我们的精锐52军已经蓄势待发，这次来只是想知道你们的态度。

陈诚：不是上次会议上已经明确了第52军入朝作战的方案了吗？

蒋总裁：可是你们的意见不统一。

胡璉紧接着说：我担心的还是美国方面是否会临时变卦。

蒋总裁：麦克阿瑟倒是有明确表态支持我们入朝参战，现在是杜鲁门跟我打起了退堂鼓致电我不要出兵，我是骑虎难下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孙立人站了出来：依我看既然美国方面有意见分歧，我们可以先斩后奏先出兵朝鲜，既成事实；也好封住哪些反对我们出兵朝鲜的美议员嘴巴。

蒋总裁：你提的这条建议我是有想过的，我想派出52军去朝鲜，关键是我们现在急需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军事援助，我想派顾维钧去东京跟麦克阿瑟面谈，希望他能够说服杜鲁门总统，给我们一批美式装备。

俞大维：上次叶飞的第28军攻占我金门古宁头一带，我军勉为其难击退敌军，就怕他们卷入重来。驻守台湾的兵员本就不多，何况

52军是我军的精锐，打光了谁来保卫台湾。即便有美国人的第七舰队这块盾牌，那也只是用来守台湾而不是金门，美国人一直想让您放弃金门固守台湾，若现在我们派兵去朝鲜，对岸若突然袭击金门，恐怕金门会守不住，美国人的飞机上次轰炸了厦门七天七夜，也没打压住共军的气焰。

蒋总裁：你们的意见我都会斟酌的，你们先回去做好战争动员准备。

蒋总裁一心向战，党内的意见却分歧严重，主战派和主守派各自都有相应的道理，出兵朝鲜反攻大陆的计划实际实行起来充满变量，对蒋总裁而言，他更为关心的是美国人是否能够同意他递交给美方的“以战养战”最新计划，以此作为52军出兵朝鲜的前提条件，而美方则需要给予一定数量的军事装备作为筹码交换。

会议结束完之后，蒋总裁又私下接见了蒋建丰：蒋建丰你觉得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做什么？

蒋建丰：父亲，我觉得您现在当务之急不是出兵朝鲜，也不是去获得美国的什么军事援助，而是肃清内奸，整顿新币，确保我党在台湾的执政基础，现在全民厌战，我们若能用和平换时间，将来收复失地也未尝不可。

蒋总裁：那依照你的看法，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开展工作。

蒋建丰：我打算组建一支海龙特种兵部队，配合胡宗南所在的浙江大陈岛余部，开展敌特侦查工作，借此打通海运物资通道，把从大陆来不及带走的物资借道辗转至香港然后运抵台湾。我已经重启“孔

雀东南飞”计划，打算重组铁血救国会。

蒋总裁：想法是好，有什么阻力吗？

蒋建丰：我需要肃清内奸，这样才不容易重蹈当年在上海打老虎时期的惨痛教训。

蒋总裁：孔令侃去了美国，杜月笙去了香港，他们已经阻碍不了你的币值改革，我们刚来台湾不久，对经营台湾还很生疏，台湾比大陆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反对我蒋总裁的异志人士，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敌人的间谍，甚至这些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你要想办法把他们揪出来，还有台湾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不容小觑，我们现在是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各种势力都跟我们作对，这担子落在你肩膀上不轻松呀。

蒋建丰：孔杜二人虽已不在台湾，然而他们在香港离岸市场存有大量黄金和美钞，CC系还暗中勾结地方流氓，倒卖台湾的米糖、矿产等物资运往大陆，这种倒卖物资的行径不就是变向通敌吗？

蒋总裁：党通局做的事情我也是看不惯的，不过他们还有利用的价值，他们在香港的特务机构已成气候，你不是说要把来不及从大陆撤走的物资秘密通过香港辗转至台北吗？现在正好是利用他们的时候.....

蒋建丰：父亲我看他们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陈果夫和陈立夫他们的心根本不在台湾，更何况二人早已经做好了离开台湾去美国的打算，乘他们在岛内立足未稳应该早日拔掉他们在党内的耳目。

蒋总裁：如果没有他们那香港由谁来指派，存在香港的资金又该

由谁来负责运抵台湾？

蒋建丰：我会让铁血救国会负责香港离岸市场的资金调配工作，趁机取缔党通局在香港的特务组织，现在不是北伐时期，我们振臂高呼民众会一呼百应，堪乱时期人心思变，今天会出一个“陈仪”明天就会有下一个……

蒋总裁：这事容我斟酌下。

蒋建丰：父亲您别再犹豫了，一党多派的局面在台湾必须要有所改观，你不能纵容政学系和中统的人都挤在窝里斗，我们已经在大陆有过失败的教训，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错下去。

我们现在跟杜鲁门关系搞不好是拜他们所赐，美国总统大选时，他们以你的名义曾送金钱给杜鲁门的竞争对手杜威助其竞选，这才导致我们在杜鲁门面前抬不起头来。天下没有后悔药，228事件就是血的教训，现在只有委以我重任，才能力挽狂澜争取民心。

蒋总裁：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要怎么做就放手大胆的去做，我让毛人凤的保密局和国防部都听你调遣。

第七节 梁复生抒郁勃之气 蒋建丰论黄埔精神

自从来到台湾，梁复生却终日郁郁寡欢，忽有一日，胸中的一团郁勃之气让他有感而发，于是找来文房四宝，摊开笔墨纸砚，写下楷书：神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曹皆苟活。

“好一个吾曹皆苟活”，梁复生猛然抬头，只见蒋建丰站在窗外，两人面面相觑，梁复生赶紧去开门锁，迎接蒋建丰的到来。

蒋建丰料着复生没有吃饭，便叫秘书去附近的饭馆叫了几样菜

来。复生因屋内天气闷热，不大吃酒，止饮了一杯便放下杯子，又从自己的屋内拿出自己炒制的大麦茶改换喝起茶来，二人促坐谈心，又浅斟低酌了一会。

蒋建丰：复生我今天是来专程看望你的。

梁复生：我是戴罪之人，何足挂齿。

蒋建丰：看你还是忧国忧民之徒所以前来走访，有没有想过回到铁血救国会继续开展革命事业。

梁复生：我只想从操就业，做我的学问，教我的书。

蒋建丰：我赞同你的想法，只是现在正值用人之际。

梁复生：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之智于俗谛之桎梏，你们两党之争，我不管选择哪一个党对我来说都是一道枷锁，要想让自己静下心来读好书做好学问唯有远离政治漩涡才能脱心之智于俗谛。

蒋建丰：愚蠢！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袖手旁观吗？“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了，一死何足惜。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复生两手捂住双耳，面目狰狞痛苦万分，大喊道：够了，我不想听这些.....

蒋建丰：我只希望你振作起来，重新加入铁血救国会。

梁复生：难道我害死的人还不嫌多吗？我不想再让无辜者白白送死。

蒋建丰：我现在能用的人就只有你了，我就看在全体台湾人民的

情面上帮我下。

梁复生：好一个看在人民的情面上，台湾是光复了，然而百姓的苦难历史还远未结束，哪些所谓的党国菁英在台执政时期管制米糖业借此大发横财，原本以为党内的大佬能够为台湾谋福祉，到头来却比土匪头子还要蛮横，比日治时期更为酷吏，米业商号受到税员敲诈，堂堂的国家公务人员居然强行搜刮走米行的粮食，各政府机关滥用亲信，一些岗位还顶了本省人的工作机会，还不让分发米糖给台湾民众吃。不仅如此，还把民众的粮食都统统收走倒卖出去，两边都发了横财，抗日时期我在重庆最苦的时候，空袭最厉害的时候米还有国民政府配给，日本人打败了辗转到了北平，原本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内战又开始，还不到半年时间，全国的物价飞涨，台湾的米价涨了 56 倍政府却置若罔闻，民众怨声载道，称只见物价涨却不见薪水涨，台湾这副烂摊子到底什么时候收拾？民众都不指望你们，你还指望区区一个铁血救国会能够力挽狂澜吗？

蒋建丰：当务之急是需要你这样的菁英去治理好台湾，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我最近在研究为什么我党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原因，细细琢磨，归纳几点无非是结党营私阻挠了币制改革，我们要改变党争的局面，绝不允许自己人搞垮自己人，所以父亲指示我尽快彻查 CC 系，正打算把党通局缩编为内政部调查局，其他的诸如政法系、保密局将来会视情况裁撤。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就看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趟这滩浑水。

梁复生：在趟这滩浑水之前我不得不说国家经济实属崩溃，我不

希望台币重蹈金圆券覆辙，现在当务之急唯有打击走私，稳定米价。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解决了民众的焦虑，社会秩序就会恢复正常。

蒋建丰：说得好，看来你最了解台湾人民迫切想要什么，我想让你起草关于台湾土地改革实施方案，让人人都有饭吃，实现先总理“耕者有其田”的遗愿。

梁复生：方案无需起草，我已经把策论稿件放于书柜之中，等回去之时捎带走就行了。

蒋建丰：除此之外，我还想派你去香港走趟。

梁复生：去香港做什么？

蒋建丰：你还记得民国 36 年华南钨砂走私一案吗？

梁复生：知道，当时各报均有揭露此事却没有人敢于起底真相，我记得当时资源委员会曾登报说明概况，说是只有甚少部分走私，若有所属人员参与或协助走私，决立予严厉惩处，依我见解，我看是资源委员会中饱私囊，贼喊捉贼。

蒋建丰：看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在穗的资源委员会确实侵吞了一批钨砂，侵吞数额估计有数十万吨之巨，这背后又牵扯到宋子亮的孚中公司以及孔令凯的扬子公司。香港是华南各类走私物资的中转站，四大家族依靠香港倒卖走私物品屡见不鲜，其背后都有见不得人的光彩，他们眼中早已经没有了党纪国法，只要有钱赚，他们才不管买主是谁，根据情报显示，他们和日本人、美国人、地下党人都有生意上的来往，台湾的米粮糖油等民生物资就是被这群人倒卖到

世界各地的。

梁复生：怪不得台湾人民如此痛恨我们，既然你都早已经知道内幕，为何不让当时的警备部缉私大队插手过问这件事？

蒋建丰：我党派系林立，大家彼此相互利用罢了，所以父亲才如此纵容他们，后来发现老虎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以至于养虎为患反受其害。当年我在上海打老虎的时候可以得罪杜月笙；何惧矣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唯独绕不过“姆妈”，她给我设置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她说我们不能手足相残，在她的包庇下，孔令凯等人更加放肆，姆妈的插手无异于给父亲一记难堪，我在上海打老虎只能无疾而终，提前宣告失败。

蒋建丰又继续说道：改革势必会触动部分人的利益,难免遭遇阻力,纵览戊戌变法，之所以困难重重，无非是触动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比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无异于得罪当时全天下的读书人，他们唯一能够赖以做官的途径就只有八股科举，不继续改革也不行，不改革社会就会弊端丛生，所以改革需要时间表，唯有循序渐进才是出路。

梁复生：只靠洋务运动是根本无法改良中国落后的局面，而且改革会遭遇到来自利益集团的阻挠，那样一来只会拖延时间。

蒋建丰：这正是改革的痛处，如果你是当时的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你会怎么做？

梁复生：我会在政经上下一番功夫，以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先从经济着手，比如说兴修铁路。

蒋建丰：实业报国想法是好，清朝光绪年间台湾巡抚刘铭传自筹款项修建了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条铁路，然通车前刘铭传既以离任，后来这条修好的铁路完工后便废弃不用，刘铭传一生都在为这条铁路呕心沥血，到头来却留给了日本人。

梁复生：自己造的铁路最后给了别人，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蒋建丰：我想说不同的掌权者他们对权利的认知各不相同，同样是掌权者，有些人心系国家为民办了大好事，但对于大多数想做官的人来说，他们做官的目的无非只是为了求得功名利禄。刘铭传、林则徐都是为数不多的爱国志士，他们废禁鸦片、兴修铁路，本是为民谋福祉，然而他们在为民谋福祉的同时触动了当时权势者的利益，这些人财大气粗，他们是阻碍改革蹇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梁复生：所以说改革者自身必须强大起来，不然无异于以卵击石。

蒋建丰：回过头来说说我们这个党，环顾我党的青年才俊，能有几个像你这般的有远见卓识的，现在的青年个个都老气横秋城府极深，他们不会踌躇满志的去推动党务改革，所以我想请你破这个僵局；若没有继承者付诸于实施，即便有像刘铭传这样硕果仅存的雄才大略者也都无济于事。刘铭传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本来兴修铁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继任者不去启用它，就会演变成为劳民伤财的祸事，最终台湾硕果仅存的一条铁路拱手相让他人，沦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岂不悲哉。

蒋建丰沉思片刻又说道：我再举一个例子，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六次都是在永乐年间完成，当时郑和下西洋得到了永乐皇帝的大力支持

持，后来居上的皇帝为了巩固皇权下令“片板不得下海”重新实行了封海锁国政策，不仅如此还焚毁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日记，永乐皇帝毕生想要开拓海疆的宏图伟志就这样被继任者枉费了，从此明王朝一蹶不振，而西班牙的航海家却凭借明朝郑和时期发明的陀螺仪发现了新大陆，从此欧洲诸国开始走上了海上强国之路。

梁复生：是的，必须继任者前赴后继的去实现前任留下的任务指示，才能真正转化为成果造福桑梓，若后继者无能，所创成果就只能白白的付诸东流。

蒋建丰：白白的付诸东流倒算是好的，更有甚者打着利国利民的幌子，时隔不久拆了造又造了拆，周而复始的重复建设，不仅浪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说，硬是把三座大山压在了人民的头上，诸如孔令凯之流，他们利用权势为虎作伥，完全不顾党纪国法，自己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排挤其他跟他有利益关联的商号，他们垄断市场哄抬粮价不说，唯恐天下不乱，你让人民怎么能够信服。

梁复生：人民已经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蒋建丰：说的好，所以我们才需要贯彻三民主义，才需要提倡国父精神不死这一不朽的信念，没有信念下面的人就不会真心的去贯彻，没有人去贯彻，任何好事就会变向沦为坏事。

梁复生：您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这么多话我很感激，您这番话我会铭记于心。

蒋建丰：很好你已经想通了，那你应该知道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做了吧？

梁复生：听您的吩咐。

蒋建丰：重复一遍我们的黄埔精神.....

梁复生昂首挺胸双脚并拢大喝一声：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

蒋建丰：很好，士气上来了，在去香港之前，我延揽了一批人才带你去见识一下，明天上午九点，我们从基隆行辕官邸出发.....

第八节 谢梁二人喜结良缘 训练中心开筵设酒

早上九点艳阳高照，蒋建丰带着梁复生一行人从基隆出发准备行将至台中“成功岭”，到了晌午时分，忽见天空中乌云遍布四野，黑雾锁罩长空，刷刺刺漫空幛日飞来，歛啦啦狂风大作，乌隆隆雷声哄鸣，瓢泼大雨倾注而下，击得芭蕉叶声声作响。

这样的气象条件对于行军是极其不利的，汽车行至山路地带，众人闻得一声巨响，蒋建丰大喝一声：不好，山上有泥石流。

训练有素的汽车兵见情形不妙，急忙刹车，一行人弃车落逃，好在泥石流没有砸中要害，行车军需用品均无耗损，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好在只是一堆山石淤泥堵住了道路，人员没有折损。

蒋建丰命令宪兵连：赶快清除前方的路障。

梁复生：此地不能羁留太久，现在狂风暴雨霹雳交加，河水漫涨泉水横溢，前方恐有不测.....

蒋建丰：大风大浪你我都经历过，死亦何惧，老天爷眷顾我们，放心此去必能逢凶化吉。

梁复生：既然不听我劝告，也罢我就舍命陪君子。

有士兵来报：报告建丰同志，前方路障已被清除。

蒋建丰：大家都上车……听我命令保持好车距……出发……

临近傍晚时分，汽车行至台中成功岭，成功岭在日治时期原为日本赛马场，台湾光复以后接收为成功基地，之后成为“成功岭训练中心”，是陆军新兵训练的地方。

雨过天晴，天空中出现两道霓虹煞为壮观，一行人不得不驻足欣赏此番美景。

梁复生赞叹道：长虹贯夕阳……真乃绮丽仙境……人间天堂！

蒋建丰吹了集合口哨：大家集合！

一行人自发列队完毕，等待蒋建丰训话。

蒋建丰喊话：立正……稍息……这次来成功岭不为别的，就是想对世人传递一个讯息，铁血救国会今天复活了，这里是陆军的新军大本营，在这里你们会见到新战友。

只见蒋建丰双手合掌“啪啪”两声作响，新军宿营里走出四位新兵战士，三男一女，其中女士兵双眼被黑布蒙住，辨认不得。

蒋建丰：我先来介绍下这四位，我叫到名字的出列，俞小明……

俞小明大呼一声：有！

只见他双脚并拢憋气收腹，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蒋建丰：俞小明——原淞沪警备部水上稽查大队大队长，现任铁血救国会稽查大队大队长。弗兰特出列……

只见弗兰特左脚向前一步迈进。

蒋建丰：弗兰特——斯坦亨特利号船长，是我的国际友人，现任

铁血救国会稽查大队中队长。林增辉出列.....

林增辉紧接着向前迈进一步。

蒋建丰：林增辉——原监察史署秘书处秘书，现任铁血救国会稽查大队小队长。最后一位女同志我想请我们的梁复生先生揭开她的眼纱，请他喊出姓名。

梁复生目不转睛地盯视前方，眼前的这位女士仿佛自己似曾相识，梁复生心中默念：我是不是幻觉，她怎么那么像我的学生谢穆澜。

梁复生显得犹豫不决，他开始挪动步伐慢慢向她靠近，渐渐地.....渐渐地.....他走到了神秘女子的面前。

梁复生回过头来瞅了一眼建丰同志，不远处大家都在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蒋建丰落下话来：复生，揭开眼纱吧！

梁复生颤抖着双手，战战兢兢的揭开了神秘女子的眼纱.....此刻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女子和谢穆澜同有一对新月眉，一副琼瑶鼻，特别是那双朦胧星眼璀璨夺目，这分明是谢穆澜的标志。谢穆澜直勾勾的注视着梁复生，梁复生的瞳孔中则显现出风中摇曳的“穆澜仙子”，好一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谢穆澜毫发无损的活脱展现让梁复生惊愕不已。

梁复生一把将其搂住,哽咽道：穆澜.....穆澜.....你还活着.....你还活着.....

看到梁复生见到自己如此激动，谢穆澜内心深受触动，只见她眉敛湘烟，眼含秋水，似有许多幽怨说不出来，觉得眼圈儿一红，那泪珠犹如断线珍珠一般落了下来，穆澜拿出手绢低头拭泪，那神情态度

犹如雨打桃花风吹杨柳，穆兰哽咽道：先生不要哭了，穆澜还活着，穆澜不会轻易的就这样死了。

另梁复生生疑不解的事情是，谢穆澜明明躺枪中弹却为何奇迹般生还，这其中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面的奥妙值得梁复生探河穷源，剥蕉至心。

然而这里人多口杂，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梁复生寻思着私底下再和谢穆澜谈谈,以便好从谢穆澜口中问津具体事情的经过。

此时此景周围人也深受感动，众人高呼：在一起！在一起！

梁复生拉着谢穆澜的手二话没说，两人一起徒步来到蒋建丰跟前。

俞小明说道：好一对鹣鹣情深的小情侣，不如大家成全了他们吧！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被俞大队长这么一闹腾，梁复生和谢穆澜只能面面相觑，彼此答不上话来，此刻谢穆澜脸上迸出两朵桃花来，心中不由得小鹿乱撞，一轮红潮晕颊显得极为羞涩！

这时蒋建丰发话了：大家集合，速度快.....立正.....稍息.....这里是成功岭新兵训练营，当你们踏入成功岭这一刻起就意味着你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有些人是带着苦衷跟我来到台湾的，你们有的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三岁小儿，你们当中又有多少人自从入了行伍以来就从未回家尽孝，未尽孝道的都给我抬起头听着，既来之则安之，把你们的相思，把你们的泪水暂且咽进肚子里去.....鹿死谁手尚未定，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重回大陆，给我三年.....三年时间.....

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众人耷拉下头，神情颇为沮丧。林增辉站出来说道：大家要振作起来，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唬吓倒，我们要庆幸自己还活着，绝不能辜负哪些长眠于地下的袍泽弟兄，他们是回不来了，但是我们却要更加坚定的活下去，替他们完成生前未完成的遗愿。我提议大家喝盏热酒，同时也敬一敬我们泉下有知的死难弟兄，希祝大家共赴国难，早日能够犁庭扫穴，以靖中原。

只见林增辉不一会儿功夫提着一缸子酒来到众人面前，酒水哗啦啦的洒在碗中，夕阳落下，一轮斜月又悄悄挂起，斜月化成蛟龙游衍于内泛起金波。见此番景象，众人二话不说，纷纷端起碗来一饮而尽，众人兴致齐呼：快哉快哉！

蒋建丰此时发话：干脆来一个酒足饭饱，大家随我一同进入行军大营，也好早日架起火灶把饭做了，随即另炊事班宰羊杀猪，闹腾得像过大节似的。

众人纷纷踏至帐中，入席就坐，只见桌上摆满了各色点心与水果，不一会儿功夫，各色菜品粉墨登场，有烤全羊、烤乳猪、烧素鹅……等等

众人你伸手来我伸胳膊，拣攢最嫩的肉先下手为强……个个吃得不亦乐乎。

正当大家吃得不亦乐乎之时，只见蒋建丰突然捏着喉咙咳嗽一声，众人见状纷纷放下碗筷。

蒋建丰说道：根据《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暂调条例》在训和现

役军人不得婚配，不过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我宣布梁复生和谢穆澜正式结为连理，这是军令！

梁复生正要出列问蒋建丰这是哪门子决定时，蒋建丰早已经洞察到此刻梁复生会有所反应：复生你不要出来说话，我只想问问谢穆澜，你对这桩婚事怎么看.....

谢穆澜内心窃喜大声说道：我没有异议.....

梁复生扯了下谢穆澜的衣角，私下窃语道：穆澜你可要想好回答，这里不是学校是行军大院，不能随便口无遮拦想说啥就是啥。

蒋建丰注视着梁复生：复生你在和穆澜说什么呢？她已经认我做大哥了，长兄为父，老嫂比母，这里我最大，何况穆澜的父亲不在，我就替她做主了吧！

梁复生：这.....你不是在为难我吗？

蒋建丰：这里又没有人跟你抢谢穆澜，你不要我就把她许配给别人。

谢穆澜努着嘴巴愤怒道：亏我叫你一声大哥，你怎么恬不害臊，我不是头牲畜，想把我卖给谁就卖给谁！

蒋建丰：复生，你也看到了，小妮子生气了，我知道你对谢穆澜是有感情的，大丈夫也是需要感情滋润的，何况我这次叫你去香港走一遭，就是希望你和穆澜已夫妻的名义去香港开办运输公司，也好掩人耳目。

梁复生默不作答.....

谢穆澜站出来说道：先生既然不说话就代表同意了！

蒋建丰：诸位，今天之所以我要款待大家，其一是为了犒劳大家多年浴血奋战，其二就是祝福梁复生和谢穆澜今日修成正果结为连理，今天是我事先安排好的喜宴，也好让大家在军营里作乐一番！

弗兰克说着蹩脚的中文：大家都一起来为我们的梁复生先生和谢穆澜女士干杯，祝愿他们水乳胶漆！

俞小明接过话来：弗兰克你成语没学好，应该是新婚快乐，水乳胶漆还在后头……

众人哄堂大笑起来，这个弗兰克实在是太幽默了。

在众人的簇拥下，梁复生和谢穆澜被推搡至前台，蒋建丰既然为谢穆澜保了媒，梁复生不敢再三推辞，也就欣然接受了这桩婚事，何况梁复生心里早已经对小妮子产生了情愫，谢穆澜可谓“命大做人”，好歹没有留下什么遗憾，终究是和梁复生在一起了。

众人喜闻见礼乐手吹着唢呐跟在新人后头，在礼乐炮鸣声中，结婚仪式正式开始，只见俞大队长担任起本次现场婚礼的司仪，按照中式传统，新人必须举行合卺仪式方能礼成，俞大队长又从伙夫那边问津来一只匏瓜，当着众人的面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俞大队长一手端着酒壶一手向两个葫芦瓢斟酒，梁复生和谢穆澜各拿起一个瓢，先面向众人致敬，紧接着二人两臂弯曲交叉呈揽月状，双双吃下对方递予的交杯酒，就此结为连理，留下军中一段风流佳话。

第九节 谢穆澜枕边莺声泣露 梁复生灯下验对枪伤

蒋建丰吩咐手下腾出一间营房，用作梁复生和谢穆澜的婚房，梁复生和众人酒酣耳热之际，突然站起身子，梁复生两手作揖，嘴里念

叨：承蒙建丰兄厚爱，今日有幸和穆兰结为夫妻，我无甚感沛，您大恩大德，我复生这厢有礼了。

蒋建丰：复生，这是为兄应该做的，你都三十老几的人了，总不能一辈子孑然一身。

梁复生：当年我赴美留学，一心向学，希望早日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建丰兄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未曾辜负他的栽培。

众人见梁复生面红耳赤，以为他不胜酒力，蒋建丰使了一个眼色给俞大队长，俞大队长是何等聪明的人，他站将起来说道：我看时间不早了，大家都回营房睡了吧！

大伙儿也都知趣，纷纷走上前来和梁复生握手道别.....

眼看酒阑人散，趁着暮色已晚，梁复生就此告别蒋建丰和俞大队长等人，自己乘着醉意踉跄直入洞房，谢穆澜见到梁复生满身酒气，深怕他醉倒摔着，掇了一条凳子唤他坐下，只见梁复生看都不看，直面朝着谢穆澜身上扑来，谢穆澜娇小的身体那能承受得住，脚后跟只能顺着身体惯性退到床枕边上，还没等她立足站稳，梁复生身体顺势向前倾，谢穆澜应声倒在床上。

面对如此美眷，梁复生动辄春心，自己半生不近女色的誓言今朝也给破了，梁复生身体压着谢穆澜不放，谢穆澜一动不动，任凭梁复生摆弄，谢穆澜哪有见过平日里斯斯文文的梁复生今日里会像头饿狼一般对待自己，谢穆澜蹙着眉头莺声泣露，任由梁复生不依不饶的百般使唤。

梁复生抱着软玉温香的谢穆澜，不觉酣畅淋漓，谢穆澜则赤身通

体的依偎在梁复生的怀里，两人不一会儿功夫又去被中缠绵，又钻出头来枕边绸缪，说尽了山盟海誓……

到了夜半三更，四壁蛩声不绝，谢穆澜睁开惺忪的眼睛，发现梁复生正独自仰望天窗，谢穆澜问梁复生：在看什么呢？

梁复生：我在看窗外的晓月残星……

谢穆澜不解的问：这能看出个啥？

梁复生：我这是在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对你我都是不吉利的征兆，上苍垂怜我们，把你从鬼门关救了回来，我生怕上苍将来又会把你领走，俗话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不代表今后我们没有劫数。

谢穆澜：你真杞人忧天，我不是好好的活过来了吗？

梁复生：穆澜你说我们之间的姻缘是由月老注定的吗？

谢穆澜扑哧一笑：那是当然，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月老已经用红线把我们紧紧的捆在了一起！

梁复生奋臂抱住谢穆澜，生怕失去她，谢穆澜擦拭掉梁复生脸颊旁的泪珠，不解地问：你怎么哭了？

梁复生：你本是我的学生，照理说我不能对你有非分之想，而且我的身份特殊，你跟我在一起不会有好的结果。

谢穆澜：我们本是同命鸳鸯，既然有缘就别说这些丧气的话。

梁复生：让我仔细看看你肚臍上的枪伤。

谢穆澜披上衣裳，点了一盏煤油灯，指着自己的腹部说：喏！你看，子弹就是穿进这里钻到我的肚子里面的。

梁复生依稀看得谢穆澜肚脐旁边有颗黄豆般大小的圆眼凹陷，梁复生看了甚是心疼，摸着弹坑处问穆澜：子弹从这里穿进来有多疼？

谢穆澜说道：哪有不疼的道理，只觉得肚肠抽搐个不停，整根肚肠象是泡在 100 摄氏度的热水里沸煮翻腾，直疼的人气都喘不上来，很快疼痛又涌上心头，眼前漆黑一片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后面的事情我就知道了。

梁复生：那又是谁把你抢救过来的呢？

谢穆澜：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总之等我醒来就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而且还被带到台湾来救治，护士班长跟我说，我已经昏迷了快一年了。

梁复生：看来是建丰兄捡回你一条命，另我颇感费解的是徐寅明明要置于你死地，又是谁有这个胆魄能够瞒天过海，骗过徐寅这个老狐狸把你营救出来？而且当时你失血过多，离最近的医院开车都要半个时辰，若当时抢救不够及时的话你是注定熬不过来的，这里面一定有蹊跷，改明儿我问问建丰兄。

谢穆澜：我问过蒋建丰大哥，为什么要救我？又是派谁救了我？

梁复生：那他怎么说？

谢穆澜：蒋建丰大哥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讳莫如深,必须缄默其口，让我不该问的别问。

梁复生：看来他不是一般人。

谢穆澜：我醒来的当日，他就来看过我。

梁复生：那他跟你谈了些什么？

谢穆澜：他只关照了我一下，我当时没有理他。

梁复生：为什么不搭理人家

谢穆澜：我当时还在生气，生你是国民党的气，当然我对他也没有好印象，后来我想通了，其实不管什么党，只要真心能够为人民办事都是一样的。

梁复生：你不是说我们的党是白眼狼，吃喝都是人民的，还发行金圆券打白条不用还人民的钱吗？

谢穆澜睁着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一副不容置疑又天真无邪的表情愈发显得好笑，沉吟片刻之后她又继续振振有词地说道：但是你们当中也有好人，孟伟哥曾经问我同学们怎么看待国民党，是不是国民党在我们眼里都是坏人，我说不是，国民党也有好人，比如大哥，他心里只装着人民，还有.....

梁复生用舒缓的口气继续问：还有什么，穆澜你继续说下去。

谢穆澜深情的凝望着梁复生：还有就是先生您！您和大哥一样都是好人！

梁复生：还叫我先生，该改口了。

穆澜羞红了脸，喃喃说道：那我就叫你复生哥吧！

梁复生摸了摸谢穆澜的脸蛋：你这张热乎乎的小脸蛋都可以去孵鸡蛋了

穆澜羞双手捂住眼睛，偷出一条细缝来说道：就你使坏.....

梁复生搂住谢穆澜：我本心系国家，却留恋人间美色，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穆澜轻皱娥眉，依偎在梁复生的胸口：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本应该挫骨扬灰，只是留恋哥哥，贪点哥哥的爱，前方纵使万劫不复，我也愿意和你一起赴汤蹈火。

梁复生紧紧捏住谢穆澜的手心，坚毅的表情下面流下一行热泪.....

第十节 徐寅贬谪基隆监狱 CC 派系势如危卵

日本占领台湾最初三十二年间，纯以台湾为农业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渐有了化学、机械、及水泥等工业之兴建，迨 918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台湾为前进兵站基地，于是有了工业化台湾及产业十年开发计划，因此 1931 年以来台湾工业的质与量都有均足发展。

基隆是台湾重要港口基地，承载台湾的工业命脉，海道北通上海、天津、大连以及日本等地。西对福州、厦门，南可达香港以及南洋诸国，港的东南西面峰峦叠嶂，形状相似鸡笼，为旧名基隆之由来，到了清同治三十一年才改成基隆，面对如此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这里自然有重兵驻屯把守，与此同时，这里还关押着许多政治犯。

黄蒲诚自从来到台湾之后，身体却每况愈下，自知不堪重任，保密局长毛人凤为了照顾他，姑且把他调配至基隆，任命他做这里的监狱长，给了他一个清闲的职务，至于徐寅，因为得罪了蒋建丰被贬谪

到这里做了副监狱长。

徐寅对自己的处境甚是不服，好在中统上层的元老为他上下打点，说是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够官复原职，希望他暂且能够委屈求全。黄蒲诚面对昔日亦敌亦友的徐寅成了自己的手下感到尤为棘手，他深知徐寅手段之老辣，为人之阴险，非常人不可企及。

徐寅见到黄蒲诚不得不避其锋芒，少了往日的威风凛凛，多了几分八面玲珑，他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妙，中统的哪些人劝慰他暂且委曲求全，实属安慰之词。实际上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中统的 CC 派势如危卵，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他深知树倒猢猻散的道理，就连 CC 派的阁揆陈立夫都在为自己出国谋划，人人自危的还不只是自己这一系人马，还有军部的汤恩伯，听说都已经在日本买了一栋大别墅。

自从来到台湾，蒋家就开始对党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把矛头指向了中统，蒋总裁要求所有党员都好好反省，要求每人究其原因写一份报告，为何国民党会兵败如山倒。

徐寅在官场混迹多年，怎能不清楚蒋总裁内心所思所想，台湾不同于大陆，是蒋总裁最后的根据地，若是无法独裁统治台湾，蒋家就得去海外流浪了，因此蒋总裁一定会集权于一身，排除自认为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

他预感到蒋建丰会借党内这股整风运动把自己除之后快，更何况当年在上海发生的行总舞弊案，自己曾经指使他人跟蒋建丰暗中角力，以至于蒋建丰深陷当年上海打老虎漩涡中，最终功败垂成。

徐寅转念一想：这笔账蒋建丰一定会记在自己的头上，如今时不我待，丢了乌纱帽是小事，人头不保可是大事。

老谋深算的他于是把目光投向了黄蒲诚，徐寅目光狡黠地说道：蒲臣啊！你听说你肺病又加重了，这对你的身体是大大的不利。

黄蒲诚：还不是这烟瘾闹得心慌。

徐寅：我的小女曾赴东洋留学，学的就是西医，专治肺癆，要不要让她来看看？

黄蒲诚：不妨，我这软如鼻涕弱如脓包的身体早就没得医治了，随它去吧！

徐寅：忘了知会你，我的小女已经来了，就在我的办公室。

黄蒲诚：喔！另千金都来这里了，那我到要会一会！

徐寅带路，黄蒲诚走过蜿蜒曲折的监狱廊道，来到了徐寅保卫科办公室的门口。黄蒲诚三不知走进门，两下撞了个满怀。

黄蒲诚捂着痛处定睛一看，徐寅的女儿这下撞得不轻，只见她风鬟雾鬓，头发被撞得散落开来像一朵乱丛中的野百合，美极了；只见她躬起身来，捡起地上的发箍……

黄蒲诚觉得自己失礼在先，连忙赔礼道歉道：姑娘不好意思，刚不小心把你撞疼了，实在对不起！

姑娘缓缓直起身来，低颦浅笑说：没关系，不碍事。

黄蒲诚看得仔细，只见姑娘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眉锁如春，目澄秋水，那粉红色的脸颊上晕着两个酒窝，身着一席素白色的低胸连衣裙，脚下衬一双黑色女士扣带小皮鞋，生得娥媚出，丰姿绝世，齐齐整整，袅袅婷婷。汉宫飞燕之腰，洛浦惊鸿之影，真是十全十美、倾城倾国的佳人。

徐寅连忙介绍道：这是我的女儿，名叫徐宝琴，自幼跟着她的母亲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的是西洋医学。

黄蒲诚：那就有劳给我瞧瞧，我这肺癆咳嗽的病，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下。

宝琴说道：你平日里都在吃哪门子药。

黄蒲诚从口袋中摸出一包美丽牌香烟说道：这就是我的药！

徐宝琴：我看你是没得救了，有病不吃药也罢，还弄这玩意，这叫自作孽不可活？

黄蒲诚嘴角撇出几分笑容来，两根手指搓捻着香烟在烟灰缸底部打转，烟就此熄灭：不是广告说的好，有美皆备，无丽不臻。这香烟和女人本来就是一物降一物，你看这烟盒上的美人又有多少男人能够戒掉，我即便能够戒烟，也戒不了像宝琴姑娘这样的人间尤物。

徐宝琴被说得梨窝发烫，较真的说道：难道我长得好看也要你管不成，难道还要让我长成你这副病怏怏的模样不成！

徐寅连忙劝阻宝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什么作孽不可活，对王狱长态度要放尊重点，不要以为自己在东洋学了几年医就很了不

起。

黄蒲诚摆摆手说道：不碍事，我喜欢宝琴姑娘能够直言不讳，宝琴姑娘，那我这病还有得救吗？

徐宝琴冥思片刻说道：我们台大医院最近引进了一台 X 光机器，明天你来拍张胸透。

黄蒲诚：这个我倒从报纸中有耳闻过，据说不用开胸就能验肺。

徐宝琴一脸的严肃，说道：你这病，晚了就没得治了，现在乘年轻，早点戒烟，这样身体才能调养好。

黄蒲诚瞥了宝琴一眼：我也想，关键是我身边没有一个暖如人意的的女人，所以我这病也就拖沓下来了。

徐宝琴：那你找一个不就是了。

黄蒲诚说这话，分明是话里带音，徐寅似乎看出些端倪，心想黄蒲诚对自己的女儿颇为好感，不如顺水推舟，定下一桩婚事，这样一来，黄蒲诚一定会极力的在蒋建丰面前保全自己。

徐寅笑道：我看不如把小女许配给王狱长，如何？

黄蒲诚踌躇片刻：这.....

果然不出徐寅所料，黄蒲诚犹豫不决的态度已经证明，他对自己的女儿颇有好感。

徐宝琴听到父亲说这番话，害臊的无地自容，大声对着徐寅咆哮道：父亲你怎么能够这样做！

黄蒲诚从凳子上缓缓站将起来：看来宝琴姑娘是不喜欢在下，徐兄就不要为难令爱了。

徐寅：这里没有她说话的份，宝琴你先回家去，我和王狱长还有正经事谈。

徐宝琴嘟着嘴，气打不出来，头也不回夺门就走。

徐寅正襟危坐在办公椅：王狱长过来坐。

黄蒲诚迈着步子走了过去：徐兄有话尽管说。

徐寅：不瞒你说，我现在是命在朝夕，上头的建丰同志对我印象很坏，可怜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那天被拉出去枪毙了死不足惜，可是我的女儿她是无辜的，我希望那天我不在了，你能帮我照顾好我的宝琴。

黄蒲诚：徐兄，你被贬谪来到这里我也是清楚的，这些都是上头的指示，我恐怕也是无能为力，至于令爱我想我也没有能力庇护。

徐寅：不，你一定有办法保全我的女儿，只要让我再见一面建丰同志，我就会把当时的事情原委跟他叙述一遍，洗清我的罪孽。

黄蒲诚：建丰同志下星期就会来这里审讯 228 事件的共犯，届时我替你在建丰同志哪里说说情，让他见上你一面。

徐寅：那太谢谢您了。

黄蒲诚：谢就不用了，我身子骨弱，倒是宝琴姑娘，不喜欢在下也是难免的，希望回去以后别责骂她，感情的事情暂且搁置一边。

徐寅：这个你放心，宝琴听我的话，而且王狱长一表人才，论才调，胸罗星空，倚马万言，我回去就把王狱长写的诗作给予小女看，我这女儿平生就喜欢舞文弄墨，她最赏识有才情的男子，我想当她读了王狱长的诗作，必然能芳心大悦。

黄蒲诚：既然徐兄你执意如此，也罢，如果宝琴姑娘对在下有意，我一定对宝琴姑娘言听计从，不瞒你说，我也想早日成个家，在这里安静的度过我的余生。

第十一节 梁复生冷嘲热讽徐寅 蒋建丰过问行总舞弊

自从新成立了铁血救国会，蒋建丰总感觉这支队伍少了些什么，香港是台湾通向大陆的一块跳板，也是大陆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在这座弹丸之地，有来自各方势力的人马，蒋建丰清楚的知道，铁血救国会此去香港非同凡可，事关台湾经济命脉，现在两面作战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国民党的腐化，赤化问题还是次要的，而要想整肃国民党的贪腐就必须切断台湾和香港之间的走私往来，蒋建丰清楚的知道，无论是中统、政学系还是党内的其它派系，他们当中许多人在香港存有大量私产，不仅侵吞大量党产国产，还通过从大陆、台湾两地走私大宗商品以及民生物资流经至香港从而赚取海外市场的巨额利润，如今大陆沦陷，他们又勾结台湾本省流氓开始掀风作浪，企图把从台湾民众手里盘剥来的各类物资走私至香港，以至于台湾岛内民怨沸腾，这才酿成了 228 惨剧，积弊不除，难期振作，由此看来摆在蒋建丰首要任务就是缉私。

蒋建丰：复生，香港不是我们的地盘，情况比当年你在北平工作的时候尤为复杂，香港那边不仅有地下党的探子，还有来自国民党内部各大派系的耳目，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大有来头，比如杜月笙，再比

如孔宋四大家族的后人，还有李宗仁的桂系以及粤系干将张发贵等人在香港组建的第三势力，所谓的”战斗同盟“，公开和我们唱反调。

他们这些人为了彼此利益沆瀣一气，互相勾结在一起，我们铁血救国会如果去明察他们就必然会遭致杀身之祸，因此我认为你们这次去香港，主要目的是通过暗访了解他们途径走私的来龙去脉，及时把情报反馈给我，我在台湾也好对走私分子一网打尽，二来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劝服他们不要和地下党合作，特别是方步亭他们一家不要和地下党有来往，你把我这份亲笔信转交予方步亭，一并说明原委，我这里还有更重要的职务等着他，以前的事情我保证既往不咎。三探地下党在香港方面的最新动向，我想确切得到他们在香港采购海外军事物资的确切数据。

梁复生：既然你都掌握了香港诸多信息，我们接下来是否可以着手安排去香港的事宜？

蒋建丰：去香港这件事并不着急，我想带你去趟基隆监狱，帮你物色几个人选。

梁复生：去监狱做什么？

蒋建丰：去了你就知道了。

蒋建丰带着梁复生一行人，驱车鱼贯驶入基隆监狱，来到监狱放哨站，迎接蒋建丰、梁复生等人到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黄蒲诚和徐寅。

蒋建丰走下车，黄蒲诚赶忙迎了上去，徐寅尾随其后，昔日的老狐狸如今见到蒋建丰显得毕恭毕敬，像极了一条哈巴狗。

梁复生紧随蒋建丰走下车，当他看到了徐寅那一刻起，眼神中充

满无比愤懑和怨恨，真想生吞了他。还好今天谢穆澜没来，要不然今天又有好戏看了。

徐寅皮笑肉不笑的说：复生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梁复生面孔上还是铁铮铮的杀气横飞，一双眼睛定定的斜睨着徐寅，又有个要发作的意思：托你的福，没被你整死，还活着！

黄蒲诚见梁复生心中有气，急忙前来做和事佬，今天莫谈过去，只谈将来。

梁复生负气说道：我和他有什么将来可言。

黄蒲诚连忙说道：此言差矣，自古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才是要紧的。

梁复生：当着建丰同志的面，我想我们还是把话说清楚，当年徐寅是如何迫害我的，此仇不报非君子。

黄蒲诚：我们久待在外面也不是办法，我们先进屋里说，建丰同志自然会给你一个公判。

黄蒲诚率众引路，众人尾随他来到了监狱会客办公室。

黄蒲诚掇了一条办公椅，拂落下椅子上的灰尘，让蒋建丰坐下，自己则和徐寅一起在旁待命.....

蒋建丰正襟危坐，半晌不说一句话，只是他的眼珠子一会斜睨徐寅，一会又把目光投向黄蒲诚。

终于蒋建丰发话了：蒲臣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徐寅贻误军国，你还带这种人来见我干嘛？为何不让他人尽其责，去看管好监狱中的犯人才是他的分内事，带他跑来这里见我做什么？

黄蒲诚立马圆场道：今天徐寅正巧轮班调休，本来是打算让他回家去的，只是听说建丰同志要来，他自愿留下，说是要将功赎罪。

蒋建丰瞥了一眼徐寅：怎么个将功赎罪法呀？

梁复生连忙插话：我看还是先让他交代他是如何戕害谢穆澜的。

只见徐寅立马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地，迎面朝着蒋建丰陈述起自己的罪状来：我徐寅一时糊涂，要怪只能怪学府里面的地下党太狡诈，使一般青年学子受其蒙蔽，人云亦云，使人深至痛恶，于是我才下令枪毙谢穆澜。

梁复生见这般状况，认为徐寅是在自导自演为自己脱罪，于是心中升起一团怒气来，愈发的想说出来撒撒气，嗔道：你少为自己狡辩，谢穆澜只是一名普通学生，要说蒙蔽也是我蒙蔽了她，没有透露自己是国民党的真实身份，至于你说她和地下党有瓜葛，那纯属子虚乌有。

梁复生话里行间是何等的声色厉害，好在徐寅脑子活络，狡辩道：后来我不是反悔了吗！我想到事情的严重后果，于是立马采取了补救措施，谢穆澜中弹那刻起，我就后悔了，当时我立马命令军医着手抢救谢穆澜，手术过程中当时没有太多的血浆，以至于我不得不亲自撩起胳膊，让医生在自己的手臂上扎了一针，这才有了源源不断的血浆流入谢穆澜的体内，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当时已经禀报过建丰同志的。

梁复生：真是可笑，杀人犯摇身一变又成了救人英雄。

蒋建丰：你们不要争了，徐寅事后向我禀报不假，但是事情皆因他而起，如果没有他下达枪毙谢穆澜的命令，也就不会有事后的一波

三折，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于是我就贬谪他来到这里做了副监狱长。

梁复生：原来是这样，那干嘛还留着一条狗命。

蒋建丰：留他一条狗命也是权宜之计，我就只等你发落呢？

徐寅听到蒋建丰要把自己交给梁复生发落，表情惊恐万分，急忙陈述道：我愿意为建丰同志效力，把我知道的事情都交代出来？

蒋建丰：那你可知道当年行总舞弊案的内幕？

徐寅连忙点头应答：都知晓.....都知晓.....

蒋建丰：那我问你，当年行总配售电风扇时，为何申请人直接向购销处经理接洽，而不经收发处？且配售电扇始终无登记备案可查？

徐寅：这是行总销售处总经理侯霭昌等人串通起来做的案，恰逢物价迅涨引发民众抢购热潮，他们溢出高价，以每架 90 万元的，前后共计有 4925 架售出。

蒋建丰：那我再问你行总出售小麦其中有 40 余万吨出售时，为何不公开招标，而用含糊不明之出售办法出售？

徐寅：这个得去问当时的署行政处长、福利科长等人，我估计是吃了对方的回扣。

蒋建丰：我再问你，行总标售的物资有明标和暗标两种，此点在政府颁布之法令中并未有所规定，何谓明标，何谓暗标，这里面有多少名堂？

徐寅：这个你得问李卓敏为何不公私分明，具体我也不甚了解。

蒋建丰：这里面的水太深了，我要再继续细究下去，估计你是吃

不了兜着走的，你们党通局在行总舞弊案里面自然是脱不了干系的，你们这群党国的败类，不是专权跋扈，就是行鸡鸣狗盗之事，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拿了多少钱在里面。

徐寅低着头，故意装作一副认罪的样子：建丰同志教训的是，不过我确实没有拿过所谓的交涉费，这个属于财部权责范围，您应该去过问俞鸿钧，他在冠生园吃饭时不是说了，财部人员众多，难免不有败类，如查有实据，定予严办。

蒋建丰：要不是行政院里有人保你，想必你们党通局的早就人头落地了，我也不想继续为难你，你不是要我给你一次将功折过的机会吗？你和蒲城是否愿意听命于复生，替党国完成整肃党务的重任？

梁复生：这样的人哪敢堪此重任，你让他卖国他倒是第一个。

蒋建丰颇有些要挟之词：此一时彼一时，徐寅，你要牢牢记住，你的女儿徐宝琴还在台湾，你什么时候完成任务，就什么时候回台湾，要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你的女儿，我想你还是会念及骨肉亲情的。复生，你也别反对徐寅加入到你的队伍当中来，我让他辅佐你，是因为他知道太多关于中统内部的事情，他的存在可以帮你一臂之力，如果那天他不听话，你可以替我一枪毙了他。

徐寅连忙点头哈腰：我一定唯命是从梁老弟，不敢有丝毫怠慢。

梁复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死对头今日又成了自己的手下，既然是为了党国的安危，为了台湾经济的未来，他也顾不得这层关系，只能被迫接受这一现实。

第十二节 黄蒲诚甄别洪门中人 蒋建丰灯下阅批点将

话说基隆监狱关了不少台湾 228 时期闹事的犯人，犯人当中既有台湾本省人，也有外省来的大陆人，两班人马各自代表了自己的势力谁都不服谁，外省人的到来打破了台湾利益结构平衡，虽说都是同种同族，却也是各自为阵，双方在此期间多有摩擦，而当时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多数都由外省人调配至此，自然是保护外省同胞的利益，并经常以稽查为由，打压本省旧势力，打压最狠的莫过于对台湾本省的流氓，一石激起千层浪，台湾内部矛盾就此爆发，最终演变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血战，双方死伤惨重，根据台湾学者李敖统计，本省人和外省人各自死伤七八百人，并非是坊间传说的上万人。

在这次社会运动中各班人马鼓噪民愤，外省人在台湾的日子眼见着就要走到头了，蒋总裁岂能坐视不理，暂且只能以暴制暴，等事情风平浪静之后再妥善处理后续。被抓的人当中也有来自大陆的洪门中人，这些外省人虽然在此事件中杀了人，却未得到重判，原因是这些人皆是洪门中人，遥想会党人士曾经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多次辅佐过中山先生，也算是国民党的创党功臣，经过黄蒲诚一行人的甄别，最终确定了一位名叫杨涟的外省人。

黄蒲诚随即拿出一叠花名册，用红笔画了一个圈，递给蒋建丰观看：这位是五圣山忠义堂的门徒，早年跟随过中山先生，228 期间因为和本省流氓争强好胜，误伤了人命被羁押于此，经过我们的甄别此人素怀忠义，为人正直，可堪重任。

蒋建丰拿过花名册灯下阅了一遍，说道：那就带我见下此人。

不一会儿功夫黄蒲诚就带来了杨涟，只见他年逾半百，白眉凤目，额宽丰颐，颇有英爽之气，蒋建丰见此人气宇不凡，立即前来微笑恭迎：这位仁兄海涵海涵.....狱中招待不周，请多多见谅。

杨涟拱手作揖道：这是哪里的话，都是道上的龙兄虎弟，当年我们都曾追随过大哥孙先生，大家都是兄弟哪里来的客气话。

蒋建丰说道：可是我的手下把仁兄关押于此，您就一点不怨恨我们对您薄情寡义吗？

杨涟笑道：这是哪里的话，即便我杀了人，自当要受这牢狱之灾，若我不受此惩罚，老弟你们又怎能服众。

蒋建丰：我听戴笠曾经说过，如果不加入五圣山就无法做情报工作，这次来不为别的，就是希望您能出山，加入我们新筹建的铁血救国会。

杨涟说道：只要用得到老朽的尽管吩咐，本人义不容辞。

蒋建丰：不瞒兄台，当年我在上海打老虎得罪了杜月笙，为了反腐和币制改革，我与杜月笙彼此早已断了义，我和他的关系不言而喻，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派你和铁血救国会的同仁一起去香港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确切情报，只要你们拿到证据，我就可以以此切断台湾国民党内部山头和香港那边的走私往来，二来就是希望您能够配合我，一起获得来自共军方面更多的情报，据我所知，共军在朝鲜战事吃紧，急需要一批交通运输工具，我就怕香港方面的孚中运输公司会把这些交通运输工具卖给共军，所以希望您能够说服

宋子亮等人，至于杜月笙那边，希望你能以洪门中人的身份出面，让他尽量不要插手我们在香港的一切行动。

杨涟：一切都听老弟的吩咐，我们就此上三炷香在关公面前，你就保佑我旗开得胜吧。

焯香典礼上，杨涟朝拜了关公，行了洪门之礼，点了三炷香，有诗为证：

忠义堂前拜关公，朝拜关平拜周仓，
桃园结义三关将，尽忠扶汉第一功，
一支明香透天庭，金兰结义复大明，
火烧少林仇需报，除灭清朝一扫平，
角哀伯桃情义重，中途结义叩上苍，
自缢伯桃为兄伤，万古流传第二香，
桃园结义三兄弟，同心协力扶皇兄，
仁义二字冠天下，万古流传第三香。

第十三节 前线急缺运输工具 谢老率众战略南下

建国初年，东北的工业烽火弥漫，摧毁殆尽，自从中苏条约签订以来，“旅大”迄今为苏军所占，苏联人掐住了重要的咽喉要塞大连港，意味着各国商船皆不能前去此地，事实上早已等同于封港。这对共军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外面的物资运不进来，国内的东北工业基础设施又被苏军洗劫一空，共军不得不面临窘困，这段时期韩国局势恶化，中苏之间彼此都闻到了朝鲜战场上弥漫着的硝烟。

顺便说下旅顺和大连港，“旅大”关乎国家的存亡，如果苏联人

不肯还，美国人又觊觎了去，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的东北亚海上战略物资通道将彻底被它国切断，笔者认为共军可以用出兵入朝作战以此为理由向苏联人讨价还价，也好作为筹码让苏联人能够把旅大早日还予中国，虽然共军内部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然而上头大佬还是力排众议，出兵朝鲜就这么铁板钉钉了。

我们在鸟瞰当时的台湾基隆港，一万吨级的轮船可出入无阻，有停船码头十八处，浮筒六个，可同时停靠三千吨级以上两万吨级以下轮船 24 艘，沿港码头皆设有起重机，屋内设有升降机，且有活动栈桥可接通船上，尤称便利。仓库前后并有铁道连贯，港内有浮式起重机和小货船若干，方便了物资运输。反观共军，唯一能够从海外获得战略物资通道的就只有南边的香港。

会议上，陈云大致交代了朝鲜前线战事，只见他点了一支双斧牌香烟，猛吸了几口，皱眉紧蹙的说：在座的各位，现在前线战事吃紧，美军冷不防地从仁川登陆，撕开了一个口子，我军有被包围歼灭的风险，现在前线急需物资，而我们的交通运输工具又捉襟见肘，苏联人给我们的运输车数量有限，我们还得发扬自力更生的传统，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谢国栋举手发言道：我当年在北平任襄理的时候和宋子亮颇有些交情，我认为我们可以调配一支人马去香港和宋子亮谈判，我想我们可以从他的孚中公司购买一些交通运输工具。

齐慕棠接过话来：我认为谢老的办法可行，既然国民党可以问英国人手里买下伏波号炮舰，我们为什么不能买他们的战列舰。

陈云继续说道：现在英法等国都是站在美国这边，我们从英国方面订购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此刻已经化为泡影，你就别再重提此事了，现在我担心的是英国人如果阻止宋子亮把交通工具卖给我们怎么办？根据我得到的情报，美国已经下达通牒，要求在港的公司履行承诺，任何辎重都不允许用来资助我们，其中就包括交通工具。

谢国栋：这个我有办法，我们可以把整车拆卸下来，运到广州再行组装，这样就可以避开香港出入口署的视线，他们只写了不得整车出售给共军，没有写汽车的散装部件不得出售给共军，何况我们此去香港是以民间商人的身份去和宋子亮谈买卖，我想只要我们不透露任何风声，没有人会调查买主的身份背景。

陈云：还是谢老想的周到，那我们事不宜迟，尽快安排人手去香港。

会议上陈云钦点了谢老、齐慕棠和卫玉英等几位同志，谢国栋摇身一变成了煤运公司的谢老板，卫玉英则变身成为谢夫人，一行人乔装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开始南下赶赴广州，又从广州辗转至香港，准备干出一番惊世骇俗的成就来。

第十四节 谢国栋感慨武装和平 梁复生一行劈波斩浪

谢国栋夫妇带着一行人来到香港，又在香港花园道附近租了一套客房，也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了，方孟豪他们得知姑丈谢国栋等人已经来到香港，心中难掩喜悦之情，于是双方约定一起去圣约翰大教堂碰面，说起圣约翰大教堂，那环境真的是太幽美了，数丈高的棕榈树，植在碧草如茵的草坪上，在一片矮树丛中又点缀着几朵娇艳的

红花，领略到如此美景，谢国栋心情自然是比往日舒畅了许多，忽然教堂的草坪上跑出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女孩，一个拿着生有羽翼的和平女神像，另一个却拿着一具小型坦克车，她们又很天真的把和平神像摆在坦克车上，看到此番景象他的脑海里忽然闪念过谢穆澜，谢国栋心中突然又喜从悲来，不由得升起一股莫名的惆怅，身为父亲何尝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还活在世上，谢国栋驻足观望着草坪上这对嬉闹的外国小女孩，须臾了片刻，嗓子里突然冒出低沉的声音：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哪些幻想家以及天才的孩子们妄想着如要和平必须要武装，而我们这些在武装和平下苟安的人们，也只能妄想着有一日和平不需要武装。

众人听到谢国栋此番感慨，纷纷都低头不语，场面气氛顿时沉闷起来，此时方孟豪早已经在圣约翰大教堂等候多时，不一会儿功夫，谢国栋等人终于来到教堂里面见到了方孟豪和何晓玉，方孟豪见到姑丈，迎身前去拥抱，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足足有一刻钟时间。

方孟豪双手紧紧握住谢国栋：姑爹，您辛苦了，这两年一个人过的还好吗？

谢国栋唤来卫玉英，挽着她的手，装作一副和她亲密无间的样子，卫玉英则含情脉脉的注视着谢国栋，谢国栋情到浓处脱口而出：这是你小妈给姑爹介绍的对象，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内人。

方孟豪和何晓玉会心一笑，连连点头，方孟豪赞道：姑爹总算有个人作伴了，这是何等的喜事，我们回去好好庆祝一番。

谢国栋回执方孟豪：你和晓玉的婚事进展的如何了？

方孟豪抓耳挠腮，回头盼了一眼晓玉，晓玉本是害羞之人，被这么一问，不觉一轮红潮泛上脸颊，方孟豪见晓玉低头不语，只能吞吞吐吐的说道：这就快了。

谢国栋：那我还要等多久呀，你让我这老头子别拖后腿，自己却托起后退来。

方孟豪回答道：我们也想尽快办了，只是晓玉的父亲何伯伯最近不知怎么的，一直高烧不退，医生诊断为肺炎，晓玉本是孝顺女儿，自知理应照顾父亲优先，等何伯伯身体痊愈，我们立即举办婚礼。

谢国栋急忙说道：何教授年事已高，身体自不如从前，加上这几年来为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操碎了心，岂有不病的道理，暂且让他先歇养几日，改日等情况有所好转，我也好来登门拜访。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半日就这样过去了，方孟豪一行人走出教堂，各自都散了去，双方约定晚上再聚相会，也好把酒言欢一番，方孟豪想来是希望替姑丈接风洗洗尘。

继续说梁复生一行人，自始至终都搭乘着弗兰特的斯坦亨特利号一路劈波斩浪，船行驶至维多丽亚港湾时，众人闻得不远处有军舰鸣起一阵隆隆的礼炮声，梁复生和杨涟走到船的甲板处伫立眺望，只见一群人正在岸边欢呼雀跃。

杨涟疑惑不解地问梁复生：难道他们是欢迎我们到来吗？

梁复生摇摇头说：不是，这是新任港督来接任了，所以才鸣礼炮。

杨涟捋了一把胡子说道：我还以为是何等的荣耀，不就是放了几个大炮仗，只会拿炮声吓唬人。

梁复生目不转睛的盯着不远处的那艘军舰，自言自语道：这虽然与武装和平无关，却也是一个唯鸣炮才能欢腾的表示。

杨涟愈发觉得不解：复生老弟，你是在说哪门子话呢？我是一个粗人，不懂你说的这些道理。

梁复生笑而作答：军舰代表武装力量，它要秀下自己的肌肉，证明自己的力量强大，这不光是给外人看，也是给自己人一个警示，我们现在所处的和平环境正是基于这样武装下的和平。

梁复生继续说道：无论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争斗，还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手足相残，无非都是为了利益而战，不同派系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很难寻找到利益平衡的支点，因此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开始了互相残杀，只有彼此把对手都打疼了，才能告诫我们的后人，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和平来之不易。

杨涟追问道：既然你都说了和平来之不易，那么我们此行目的又是什么？难道一定要通过斗争才能换取和平吗？不就是几个党国的蛀虫，又不是当年日本人侵华，必须要全民群情激愤反击异族入侵，何必要带着一群人马这样兴师动众来到香港调查所谓的缉私舞弊案？

梁复生举例说道：从北伐战争结束，到抗日战争爆发期间，民国经历了黄金十年的发展期，特别是江南一带，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然而这样的和平是真实的吗？国家羸弱，我们却在自己窝里斗，商人之间为了垄断一方市场不惜贿赂官员，官员为了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不惜贿选获得资格，我们把人民的钱使劲的折腾，难道就是为了制造

这一繁荣的假象吗？我们的人民真的富裕了没有？先总理的藏富于民这一理念何时才能够实现？行总舞弊案这样监守自盗的教训我们还能经历几次？

杨涟仿佛听出梁复生的话外之音，于是提出不同观点，杨涟说道：不管是和平还是战争，不管是民主还是独裁，其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获得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我说的没有错吧？

梁复生点头赞道：你能有所领悟我很欣慰，其实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竞争，民主国家的人受教育程度高，所以可以通过文斗互相竞争，而我们现在四万万同胞，大部分都是文盲，又吃不饱饭，所以才要武斗窝里反，于是先总理看到了这一点，提出先军政后宪政这一理念，这也是基于现实国情，如果不先独裁，又何谈将来的民主社会，如果不反腐缉私消除积弊，又何来币值改革的新生？我的这些话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前后左右都很矛盾，大部分人未必能够听的明白，只有智者自己慢慢去体会了。

杨涟感慨道：听君一番话胜读十年书。

船靠了岸，梁复生携着谢穆澜下了船，一行人就近找了一家旅舍就此住下，铁血救国会的到来势必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几路人马各自人头攒动，汇聚在这座岛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第十五节 宋子亮诧异戏园突访 谢国栋设计巧献金条

话说谢国栋来到香港，不觉已是一月有余。一日夜间，谢老在方孟豪家中用过晚膳，只等着何晓玉收拾好碗筷方才提及孚中运输公司

老板宋子亮一事，谢老提议想带孟豪一起去会一会他，方孟豪满口答应。

那孚中运输公司老板宋子亮平生喜好看戏，每逢晚饭过后就会带着人行至戏园子看戏，戏园的老板知道宋子亮有这雅好，于是留了张正桌空缺，专门指定给宋子亮留着。那香港戏园没有厢楼，不能登步观戏，因此宋子亮和他的协理就只好来到一旁的正桌坐下。

那时台上正在演那《翠屏山》，戏文演员扮着潘巧云，虽然年纪大些，台容倒还不错。还有两个老戏骨，一位扮杨雄，另外一位扮石秀，却也工力悉敌。末后“石秀”一路单刀，身眼手步，一丝不走，舞到妙处，就如一片电光，满身飞舞。

突然戏园老板从一旁侧门全身捱入，只见他快速来到宋子亮跟前，悄悄的在他的耳边嘟囔了一会，宋子亮听了十分诧异，暗忖道：怎么地下党人动静那么快，居然找上门来了。

宋子亮让戏园老板腾出一间僻静的房间说有秘事要谈，自己则和协理一起登步阁楼行至厢房内，不一会功夫，谢国栋和方孟豪走了进来，谢国栋见到宋子亮，首先是两手作揖，拜会了一声道：自从上海一别，我以为我与宋先生今生就再也不能相会了，没想到我们又在香港见面了。

宋子亮斜躺在座椅上，点了一支地道的茄立克香烟：说吧，你们地下党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谢国栋毕恭毕敬的说道：知道宋先生是爽快之人，不瞒您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此次前来是希望从宋先生的手中购买一批交通运输工

具。

宋子亮斜睨了一眼谢国栋说道：这个我可卖不了，现在香港出入口总署管的很严格，英国人的炮舰都卖不了你们，奈何我的区区几辆汽车。

谢国栋：你看宋兄这边是不是能够和上面的周旋下，弄一张出入口总署的海关通行证，我知道宋兄神通广大，当年美国人的红运牌私烟就是凭借您的关系网在上海通行无阻的。

宋子亮：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而且也是见不得光彩的事情，更何况我跟你们地下党有过节，我凭什么帮你，每天香港的报纸都有编辑骂我，我看就是你们地下党经常在报纸上发布舆论故意来整我，说我宋某人隐瞒账目资产，损坏国家税收，强行查抄了我们孚中公司上海办事处的账目，还关押了我们的协理，这笔账又该怎么清算呢？你们既然容不得我宋某人这样的资本家，却为何会突然到访香港，想到要和我合作呢？

谢国栋：您说的这个问题，不妨参见下我们所发布的《上海市盈利事业所得税稽征原则》，文章中明确指出，是国民党在位期间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果，致工商业账面记载失实，我们为求损益计算的合理和正确，必须将各项结果资产负债账目金额按照实际情形盘通盘加以合理调整。我们希望工商业界能够依据人民政府的法令，把过去帐外资产并入账目，而你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却将以在账目之资产设法隐蔽，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地下，其后果就不需要我解释了，我想宋先生是明白人。

宋子亮：还是我替你们回答吧，你们就是想把我和宋某人的帐外资产充公归你们所有，还说什么我已将资产设法隐蔽，大量流入地下，你们纯属无稽之谈。

谢国栋：宋先生您别生气，您也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保护了您在沪的利益，那么就会被市民朋友诟病，其它商号也会争相模仿，其后果一则是直接削减国家税收，二则是将共有资产转为个人所有，竟或折作现金分配，致整个工厂行号资金陷于贫乏，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极其不利的。三则，我们也担忧个别工商业者会以账面极微小的资产维持开支，作为解雇职工之借口，这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导致工人的权益受损。

宋子亮：既然你们地下党说一套做一套，我看是没有必要合作了，你们请回吧！

谢国栋听了，猛然双眉一皱，计上心来，暗想必须如此这般，方能成事。若这件事儿办他不到，我谢国栋岂不是有负于党的栽培，说什么当世豪杰？当下打定主意，不觉面有喜色的说道：宋先生，有关孚中公司上海办事处的账目问题，我们可以放行既往不咎，至于被我们羁押的贵司协理，我会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让他们速度放行，你看如何？

宋子亮：那这样说，我们是非合作不可了，如果我不想合作呢？

谢国栋拿出一袋金条，开门见山的说：您是更爱金子呢还是美金呢？我都已经说了，我们人民政府是根据相关章程依法秉公办事，至于查抄了贵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此次前来我们是

希望宋先生能够知晓我们的好意，顺便说明，我已经派人摸清楚了你们在上海的所有资产，虽说孚中公司不能幸免被充公的命运，但我们会根据贵公司在上海的资产兑换成黄金，而且黄金的分量高于美金的价格，我想宋先生您不会拒收属于您的资产吧？

宋子亮：说这些又有什么用，还不是你们地下党本事大，这金子我收了，至于你说的海关通行证以及向我购买交通运输工具的事情，我需要好好斟酌一番，再做道理，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对你们不妥，金条你们可以拿去，我宋某人也不缺这点钱，你看如何？

谢国栋面不改色地说道：我知道宋先生为人，不管事情成与不成，这金条我们是不是要回去的，我也知道宋先生是因为和台湾的蒋家集团翻脸所以才携家眷来到香港做生意，我们地下党一直敬重宋先生，日后如果回到大陆，我一定向人们政府举荐宋先生。

宋子亮心中暗想：这谢国栋来头不小，我这汽车卖给他也不是，不卖给他也不是，现在香港的民情和舆论是地下党占了上风，万般不能得罪地下党，但是美国人那边我又如何交差？至于台湾的蒋家帮，料想他们也是鞭长莫及拿我宋某人没办法。

谢国栋是何等聪明的人，似乎看出了宋子亮的心事，谢老说道：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万般周全的计划方可从长计议。

宋子亮：那就按照您说的从长计议，今天我就不留谢兄了，我还有事情，我先告辞了。

宋子亮带着协理走出了厢房，回到了住处，谢国栋长舒了一口气，暗自忖道：这事总算有眉目了。

第十六章 宋子亮携美眷参加晚会 战斗同盟酝酿绑架计划

话说梁复生一行人来到香港，也不知是谁故意暴露行踪走漏消息，很快消息传至香港第三势力的头目”张发贵“哪里，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以”战斗同盟会”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关注，知悉梁复生是蒋建丰派来的，几位小头目纷纷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一次在“战盟”会议上，有人向张发贵提议，现在靠美国人这点微薄的经费援助只有在香港饿死的份，不如借梁复生来港之际修复和国民党的关系，这一提议立即激恼了张发贵，张发贵拍案而起地骂道：你们这些人，都是没爹没妈养的，有奶便是娘！

那几位提议的理事被骂的脸红脖子粗，半晌没有吭声，纷纷缄默不语，再也不敢提及此事。自从美国人上个月断了供，张发贵等人的日子愈发显得难熬，香港的第三势力，所谓的“民主战斗同盟”其实早已名存实亡，美国人见他们这帮人成不了气候渐渐的丧失了耐心，也就在不久前的两个月，中情局拿出两万元，当作是给“战盟”的遣散费。

张发贵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遣散“战盟”非同小可，若要将来重新

组建“战盟”那就难过登天了，为了改变经济上的窘境，张发贵想到了宋子亮，宋子亮曾经是国民党内不容小觑的人物，上通四大家族，下又和江南财团虞恰卿家族有联姻，论财力，论辈字，都在党内极有声望，要不是蒋建丰上海打老虎，撬动了宋子亮等人的利益，宋子亮也不至于沦落到和蒋家反目成仇，宋某人更不会远赴香港前来定居。

为了尽快筹款到“战盟”的经费，张发贵向宋子亮抛出了橄榄枝，于是他派人发送请帖邀约宋子亮，希望他能够大驾移步自己所筹备的酒庄晚会，宋子亮身为商人，自知在香港需要有人照应，也有意结交这样的势力，于是如约赴会。

一行人纷至踏来张发贵所在的酒庄，宋子亮带着虞时英，向众人谎称介绍她是自己的胞妹，那虞时英小姐那是千古难得一遇的大美人，那姿色就像花粉和胭脂匀匀的搓成，一弹就破。那妆扮，晕在眉梢眼角里头，别提有多么的勾魂摄魄，张发贵虽说是北伐名将出生，却何奈不住这般风姿绰约的美人。

张发贵本想借此机会和宋子亮协商关于“战盟”经费一事，无奈遇到如此娉婷玉丽的佳人，自个儿也是心醉神迷，一时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都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宋子亮不愧是聪明的商人，一眼就洞穿了张发贵的心思，于是在耳边和虞时英小姐嘀咕了几句：他看上你了，你替我联络下感情，顺便今晚替我摸摸他的底细，看看他这次邀请我

来酒庄有什么意图。

时英小姐盼了一眼宋子亮，看上去有几分的不情愿，心中暗自涕零：我虞时英好歹是恰老的义女，恰老生前带我如同掌上明珠，恰老一死自己却混得这般下场。曾今几何，那时英小姐是何等的幽兰贞静，又有多少王孙巨贾为她魂牵梦萦。然而千金之躯的她最后还是听从了义父的安排，做了宋子亮的姨太太。

万般无奈之下，那时英小姐强颜欢，只见她迤俪走上舞台，唱了一首阮玲玉的《葬心》，那唱腔婉转动听，且风情万种，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并给予热烈般的掌声。

唱了乏了，时英小姐就稍作休息，拖着轻盈的步子行至张发贵面前，用红唇蘸了酒杯，抿了一口红酒，又用那双纤细的双手托住酒杯，忍下心中的不齿笑道：张先生请吧！

张某人心领神会，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两人又在舞池中跳了几圈舞，那张发贵借着酒力胆子是愈来愈大，开始对虞小姐做起了小动作，可见斑驳的行径是一览无余。

那宋子亮见他们打的火热，也就有意成全他们，宋子亮起身向虞小姐使了个眼色，那虞小姐似乎明白了那层意思，只能暂且吞下委屈之情，自己一边伺候着张发贵，回头又顾盼着宋子亮能留步，未过多久，宋子亮就大步流星迈出酒庄，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在那个不齿的夜晚，虞时英成了张发贵掌中的猎物，出生于军阀的张发贵恰逢了一场久旱雨露，咋能错过这般千载难逢的机会，必然会在时英小姐那里痛快淋漓一番，可怜的虞时英在那一晚受到百般屈辱，她痛恨宋子亮把她当作玩物，于是心中油然而升起一股复仇的焰火。

和虞小姐的那一晚，让张发贵入沐春风，翌日早晨，宋子亮派司机接回了虞时英，看到虞时英一脸的憔悴，仓促的关心道：时英，你怎么了，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时英恶狠狠的盯着宋子亮：我做了什么事情还用得着你问吗？你不是最清楚不过了。

宋子亮奉承道：我的心肝宝贝，都是我的不对，不应该晚上把你留在那里过夜，快告诉我张发贵跟你说了什么，你有没有套出他的话？

虞时英冷笑道：我就是不说，有本事你也床上去问他？

宋子亮突然变了一个脸色说道：你不要不知好歹，要不然下次的药就没有了。

虞时英惧怕道：你要做什么？

宋子亮从抽屉中拿出一枚含有毒品的针剂，回过身来就朝虞时英的胳膊上扎了一针：我的小心肝，小宝贝，只要你说，我会每次都无偿给你。

无奈虞时英身患毒瘾，只能强忍住愤懑的情绪，无奈的说道：那张发贵是缺钱了，美国人的经费他是暂时得不到了，他想问你开口要经费。

宋子亮浅笑道：这张发贵号称是北伐名将，广东十虎，如今没有了美国人撑腰就成了穷光蛋，也有虎落平阳的一天呀！

虞时英又继续说道：他告诉我，铁血救国会的人来香港了。

宋子亮急切的追问道：那他有没告诉过你铁血救国会来香港做什么？

虞时英说道：没有

宋子亮心中嘀咕：看来不是好事情，我弊案在身，莫非是来香港捉拿调查我的？一想到这里，宋子亮心中就忐忑不安。宋子亮心想：改天我正好借此机会找张发贵他们谈谈，既然他想要我资助”战盟“，那么我也需要他为我办点事情。

话说张发贵为了在美国人面前有所表现，不觉心中开始酝酿起一场预谋已久的绑架案，目标对象正是铁血救国会的骨干“梁复生”。他找来跟随他一起流亡多年的两位粤西老乡，决定义无反顾的开展此次绑架计划。

张发贵叫来了两位弟兄，双手抱拳奉了一揖，说道：两位弟兄，今天叫你们来有一事，想必你们也听说了，铁血救国会的梁复生等人已经来到香港，我不管他们来香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只要拿下他们，美国人就会改变他们对我们的看法，现在有人说我们战盟是乌合之众，做什么都失败什么，你们觉得我们是这样的窝囊废吗？

那来自粤西的两位老乡彼此面面相觑，其中一位姓王名伦站出来说道：恩公，我们愿意听你的吩咐，要不是你多年悉心照料，我们也活

不到今天，我们现在是回不去了，回去就是一个死字，与其都是死，不如和恩公一起并肩作战。

张发贵听到此番弟兄陈述乐道：你们就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张某人从来不怕死，怕死当年就不北伐了，杀头不就碗口大的一个疤吗？

说完，他猛然从抽屉中抽出两把左轮手枪，那两把手枪瞬间被外力甩向空中，说是迟那时快，那两位干将身手敏捷的接出手枪，各自在腰间暗处藏好。

张发贵吩咐道：香港是法治社会，英国人绝对不会让我们在这里胡作非为，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枪声一响必然会惊动香港警察蜀，因此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要等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下手为强，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吗？

两位弟兄齐声说道：不成功变成仁。

张发贵连连点头：那就有老兄弟们了，今天我们一起壮行，不醉不归。只见这仨彼此掇了几条板凳坐下喝起小酒来，又吩咐下人从外面的饭庄捎来几只烤鸭，几个人手扒拣攒起美味佳肴来，一个个吃得酒足饭饱。

第十七章 壮汉夜袭铁血救国会 谢穆澜孤胆勇夺手枪

话说张发贵派人打听到铁血救国会的驻地就在香港花园道附近，于是调遣骨干力量趁着暮色将至，准备夜袭铁血救国会驻地，趁机捆绑梁复生一千人等。

于是两位粤西来的带头大哥各自身上跨口最新制式的美国微声手枪，带着一路人马鬼鬼祟祟的来到了铁血救国会的驻地外围，只见那青石砌成的围墙有五米多高，一般人是翻越不过去的，见到此番情景众人想到叠成人字罗汉的办法，让粤西来的两位带头大哥顺着人梯先行进去窥伺动静，其它人则负责占领外围据点，包围这座花园洋房，以防梁复生等人逃窜。

两位带头大哥不愧是行伍出身，翻身从墙头一跃而下，蹑足潜踪脚尖儿着地，真有鹭伏鹤行之能，那身手真真儿如此了得，不经让人刮目相看，不一会功夫这两人就侦查清楚了院子里面的一切动向。

梁复生等人对屋外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当晚铁血救国会的全体成员都在屋内开会，大家正在商量如何开展稽查宋子亮一事。

梁复生心中举棋不定，深情凝重的说道：只准备了一桌菜，突然来了两桌客，你们说说我该如何应付？

杨涟回复道：宋子良这边到不是什么难事，我听说孚中公司正在招纳雇员，我们可以通过应聘途径混迹到里面去，只要能够耐心蛰伏数月，总能够抓住宋子亮的把柄，现在难就难在地下党这边，从台湾方面发来的电报内容看，他们这次来头不小。

话音刚落，突然门口闯入两位训练有素的大汉，众人愕然，只见他们拿着两把微声手枪朝着人群当中一阵乱射，众人来不及躲闪，那铁血救国会稽查大队的两位队长俞小明、林增辉不幸被子弹击中，鲜血浸了一地，不幸失血过多而一命呜呼。

众人抱头鼠窜，那弗兰克正要翻窗逃走，又被他们补了一枪，顿时脑门开花命陨黄泉，行刺的人当中一位带头大哥提着嗓门喊道：都不许动，谁动我就杀了谁，现在我们命令你们把双手放到脑后勺，蹲在地上，谁起来谁的脑门就要开花，如果你们不想死，就老老实实的给我蹲在地板上不许动。

众人只能乖乖的蹲在地上，双手抱住后脑勺，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唯独这谢穆澜，也不知道她是不怕死呢还是过于义愤填膺，竟然从人群当中猛然蹿了起来，众人被她的英勇无畏所感染，谁都不曾料想她会有如此的惊人之举，梁复生觉得她不要命了，拉住她背后的衣角竭斯底里的抱怨道：你找死，不要活命了啊！

那带头大哥见到谢穆澜不听使唤，怒目圆睁，像是要吃了谢穆澜方能解恨一般，只见带头大哥行至谢穆澜的跟前，把抢口熨贴在谢穆澜如花似玉的脸蛋上，一只手又抓耳挠腮疑惑不解的问：你怎么不怕死？

谢穆澜答道：你今天杀不了我们，因为你们没有子弹了，你们总共开了 12 枪，所以你们没有子弹了。

带头大哥：你胡说，既然你想让我们喂你吃子弹，我就带你去见阎王。那谢穆澜也不是被吓大的，只见她双眸紧闭，早就做好了被枪

毙的准备，料定他的枪膛里没了子弹，可梁复生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谢穆澜如此胆大妄为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心中不觉惊恐万分，生怕失去谢穆澜，于是立即动身朝谢穆澜飞身扑了过去，嘴里大喊：朝我开枪，穆澜你快躲开！

那带头大哥见梁复生飞身扑来于是立马扣动扳机，结果确实如谢穆澜所说枪膛里没了子弹，梁复生和那带头大哥两人扑跌扭抱在地上一起打滚，杨涟等人见状立即起身朝那两位大汉扑去。

正当千钧一发之际，另外一位带头大哥从腰中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见谢穆澜就在自己的跟前，乘她没有防备，冷不防掳了过去，众人见状生怕他要了穆澜的姓名，不敢丝毫怠慢，只能逡巡不前。

那壮汉发话道：你们还不住手，谁感动我就杀了她，梁复生抬头一望，见谢穆澜被壮汉拿刀擒住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一击左勾拳朝他打来，梁复生只觉得天昏地悬，两眼直冒金星，梁复生身子一沉，重重的摔在地上，一时动弹不得。那带头大哥起身，身体往后退慢慢靠近他的同伙，同时又拔出另一把尖刀对着谢穆澜，这样众人就更加没有办法靠近他们了。

杨涟和徐寅也都懵了，这时的谢穆澜又猛的踩了一脚掳她的壮汉，只听到那壮汉“哎呦”一声，谢穆澜从他的手中挣脱，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地上捡起一把弗兰克掉落的手枪，朝那壮汉的脸开了一枪，只听到“嘭”的一声，子弹从那壮汉的耳根旁掠过，幸好没有击中他。

那壮汗眼疾手快迅速做出反映，只见寒光一闪，谢穆澜的脖子被划出一道血淋淋的口子，好在没有划的太深，没有割进动脉要害，那壮汗又一把掳掠了谢穆澜过去，杨涟看的仔细，这一来一回只有短短数秒时间，杨涟心中暗自忖道：我们初来乍道，未见得罪过谁，怎么今天会遭遇如此大劫，见他们身手不凡，能够在短短数秒时间里面做出快速反应，想必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正当杨涟正以为铁血救国会今天要被倾覆之际，突然外面传来警笛声。

原来刚才的枪声惊动了香港警察署，那两位带头大哥觉得今天事已败露，慌忙肘击谢穆澜的后脑勺，使其晕厥，俩人驮着她行色匆匆的从小门离开，还没等警察到来，他们早已经消失在黑夜的暮色之中.....

第十八节 梁复生损兵折将受阻香港 蒋建丰摘埴索涂临危受命

很快铁血救国会损兵折将的噩耗经过通讯兵的手送至蒋建丰办公室，建丰阅了一半不忍卒读下去，只觉得梁复生满信的哀怨悱恻，时局对他来说非常不利，正应了一句名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前方道路如同盲人摸象摘埴索涂，铁血救国会首次在香港失利迫使他不得不痛定思痛，只见他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时而双眉紧蹙，时而又停歇下来坐在沙发座椅上猛吸了几口香烟，蒋建丰怔怔的注视着窗外的树梢，目光显得呆滞，内心似有说不出的幽怨。

这时窗外一阵微风轻徐，形如剪刀的树叶在月色笼罩下摇曳，恰

巧又迎一轮秋月映入帘栊，皎洁的月光穿透树影婆娑之间的空隙投射进屋内，对坐的那扇墙面顿时生动了起来，仿佛从地上瞬间升起一盏幻影灯，不停地变幻着每一帧每一秒；墙面的动静使得蒋建丰陡的回过神来，他依稀看得自己的身影若隐若现被拉伸的形如巨人。

流光驹隙恍如隔世，蒋建丰引壁自览，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个活脱脱的人物，这些人他再也熟悉不过了，面对着自己的影子吐出几句真言来，向哪些已逝的朋友作了道别：原使阴阳团聚，岁月静好！

此句正应了他的心照，人生无常，不由得心生悲悯，暗自思忖道：这里真像我曾经面壁思过的奉化老家，幽静的如此彻底。

蒋建丰的心情如同朝云氤氲被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俞小明、林增辉、弗兰克都是他得意的爱将却在香港执行任务中不幸殒命，这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不得不重新面临新的人事变动。

这时门外发出“笃笃笃”的敲门声，蒋建丰气若游丝的脱口说出两字：请进！

踌躇了一会时间，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此时外面风起云涌，月亮随云彩腾云驾雾一般又攀升了一格，那月光不偏不倚刚好摄魄进徐宝琴的螭首，徐宝琴的脸庞在黑暗中突变成一盏灯笼，瞬间点燃了漆黑的房间，也照进了蒋建丰的心坎。

今日的徐宝琴身着素色的白衣尚裙和蒋建丰会面，一身的干净利落，那双乌溜溜的眼珠子昂藏无尽的风流，好一个面容俊俏身材婀娜的奇女子，徐宝琴轻蠕朱唇，露出一排碎玉牙，微笑着向蒋建丰打招呼：大哥我来了！

蒋建丰笑道：谢穆澜叫我大哥，你也认我做大哥，我又多了一个好妹妹了，情报工作学习的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耐心教你？

徐宝琴回禀道：有毛局长关照，自己学习的差不多了，就等着您吩咐呢！

蒋建丰神色凝重的说道：想必香港方面的消息你已经知晓了，梁复生那边出师不利，穆澜也被人绑架了，是时候你和蒲城出马了。

徐宝亲连连点头：我知道您的意思，您是想让我赶赴香港配合复生他们营救穆澜妹妹吧？

蒋建丰面露不安之色，沉寂了片刻，食指和无名指揉捏着下巴，像是在思考接下去的问题：我让你去香港不光是去营救谢穆澜那么简单，还需要你在关键时候说服你的父亲徐寅，务必阻止宋子亮他们把交通运输工具走私出去！

徐宝琴有些不解的问：我的父亲不是已经加入了铁血救国会吗？为何还需要我去说服？

蒋建丰说出自己的想法来：你的父亲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早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已经和地下党有密切来往，梁复生他们出师不利想必是有人走漏了他们的行踪，出卖他们的人正是你的父亲。

徐宝琴一时半会儿脑子楞是没转过弯来，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蒋建丰尽然能从口中说出这些道理来，徐宝琴安抚好自己骚动的心，继续问道：大哥既然知道我父亲是叛徒却为何执意要让他加入铁学救国会呢？

蒋建丰回答道：我只是想利用他双重间谍的身份，他在地下党那

边是一套，在我这边又是一套，地下党方面的消息我需要通过他那边的途径及时了解，正如他提供的情报来看，地下党远赴香港找宋子亮的孚中公司购买运输装备就足以说明他还有利用价值。

徐宝琴低头不语，她的脑子一下子混乱，想不到自己的父亲比她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顿时没了主意。

蒋建丰见徐宝琴低头不语猜出了她的几分心事，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安抚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替亿万同胞谋福祉，现在台湾岛内民众对新发行的新台币抱有疑虑，人民对信用货币制度的不安以及对国定货币的陌生会阻挠币制改革持续推进，接下去我们还要完成平均地权施行先总理耕者有其田的改革措施，这些愿望都是美好的，然而正应了那句话，现实很残酷，这种残酷有时候会演变成手足相残，甚至需要你敢于大义灭亲，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残忍，但是我想说，国家的一线生机就掌握在你和铁血救国会的身上，如果你们能够切断香港方面的走私往来，台湾岛内的民众一定会欢呼雀跃，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汇聚民心，切实落实好我们的各项政策。

徐宝琴深受蒋建丰的教诲，历史的浩荡注定了她多舛的命运，曾经几何，她只想做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然而医者有割股之心，对她来说，蒋建丰既是她的大哥，亦是他的上司和病人，她必须替蒋建丰除去心头之患，更需要为弊乱丛生的台湾社会开除一剂良方，这一切都是她没有选择的选择。

和蒋建丰碰面之后，徐宝琴又知会了黄蒲诚前来赴会，这仨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促膝长谈，经过一番缜密计划，制定出了一套详尽营救谢

穆澜的方案来。

第十九节 铁血救国会全军覆没 谢穆澜为爱命丧黄泉

话说谢穆澜被香港”第三势力“囚禁在宋子亮孚中公司的一间废旧仓库里，谢穆澜被绑的消息很快传至谢国栋的耳朵里，一听到和自己死去的女儿同名同姓，他怎么也预料不到，自己的亲生女儿竟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谢国栋一脸的疑虑，他思忖着：怎么会那么巧，和自己的女儿名字一模一样，这里面又有什么机关奥妙？他开始踌躇起来，一种不祥的预兆油然而生。

宋子亮那边，自从意外得到了谢穆澜他就变得欣喜若狂，宋子亮点了一支港产的香烟吐出几口烟圈，显得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他坐躺在摇椅上笑咧道：有了谢穆澜这块挡箭牌，我看铁血救国会那帮孙子能拿我怎么招。

铁血救国会那边自从被血洗清门之后，徐宝琴带着她的人马和梁复生一行人碰了面，双方进行了一番缜密计划，准备营救谢穆澜。

一日梁复生路过圣约翰大教堂，忽然见得他曾经相识的女人，此人正巧是他的初恋情人”虞时英“，见得虞时英一脸的疲态，像是烟瘾要发作一般，梁复生观止心中隐隐作痛，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为了追求他所谓的信仰，他放弃了爱情，抛弃了虞时英，把她引上了不归路。梁复生小跑着赶忙追了过去，他直挺挺的立在虞时英的面前，急切的关怀道：好久不见了，英儿！

虞时英猛然抬头，被这么一惊吓顿时乱了方寸，她怎么也预料不到，自己的初恋情人居然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此时此刻，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奔泉涌，只见她挥舞着双手像一个疯子一样在梁复生面前乱打乱闹，她疯狂了，为了她所爱的男人她那么多年遭遇了多少非人的待遇，还染上了毒瘾。

梁复生抓住她那双柔荑一般的玉手，激动的喊道：别打了，都是我的错，那么多年是我让你受罪了。

虞时英怔怔的呆若木鸡，她一时半会也不吵闹了，只是眼角里的泪花让人看得疼惜，梁复生把她领到了自己的住处，知道了她这些年遭遇的委屈，还知道了她和宋子亮的关系。

一想到这里，梁复生心理面更加的于心不忍，他知道如果虞时英肯出来帮忙，那么关于宋子亮孚中公司走私帐目一事也就一目了然了，到时候只要台湾那边把证据给予香港廉政公署，英国人必然会引起重视，那么宋子亮的香港公司就立马完蛋了。

虽然他不想利用虞时英和自己的那层关系达到窃取宋子亮内部帐目的目的，但是他还是向虞时英传达了自己的所思所想。

时英讥讽道：你们男人不就是把我们女人当作商品卖来卖去吗？需要我的时候就想利用我，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想把我一脚踢开。

梁复生怒道：你到底想怎么样？这忙到底帮不帮。

时英：你不是想从我口中得到宋子亮和地下党之间见不得人的交易吗？还有就是想得到走私的帐目，我可以告诉你，也可以帮你取得你想要的香港出入口总署的通关文件，但是今天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梁复生：别说答应一件，就是一万件我也成全你。

虞时英继续笑道：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

梁复生爽快的回答道：好我答应，你快说吧。

虞时英：那我要你陪我一起死你愿意不愿意。

梁复生：只要你帮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别说死，就是化成灰烬我都愿意。

虞时英转过背来，从自己的皮包里面拿出一叠公文资料说道：这里就是宋子亮这个月秘密做的隐帐，包括他和地下党之间的生意来往，其中就包括走私交通工具，你可以拿去，不过请记住你的誓言，事情办完之后和我醉生梦死。

梁复生：好我答应你，等事情办完之后我再见你。说毕，梁复生转身就走，夺门而出。

话说宋子亮在谢穆澜身上捆绑了炸药，给铁血救国会下了最后通牒，双方决定在这间废弃的仓库里做一个了断，地下党那边宋子亮派人寄信通知了，几路人马纷至沓来.....

铁血救国会先到了宋子亮指定的仓库中，双方一会面气氛骤然剑拔弩张起来，这个时候地下党那边的人也来了，谢国栋看到梁复生又看到被绑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女儿感到极度吃惊。

宋子亮恭候道：你们都来了，今天我们就做一个了断，谢老我知道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一定会很恨我，但是我没有办法，今天如果你和我联手消灭了铁血救国会，别说交通运输工具，你女儿必然会毫发无损的还给你。

梁复生骂咧道：你好卑鄙居然如此无耻的拿女人做要挟，谢国栋无心对峙，一时没了主意，他不知道自己是先救女儿还是先杀梁复生，这个时候张发贵枪里的子弹已经上了膛，话音刚落，仓库里就有枪声响起。

几路人马一片混战，打得彼此都分不清对方是谁了，双方损失惨重，徐宝琴不幸中弹，临死的时候躺在梁复生的怀里说道：建丰同志说了，我父亲是一位双面间谍，是他出卖了我们。

梁复生”啊“的大叫一声，朝着徐寅背后开了一枪，徐寅叛徒当场毙命，宋子亮又命令几路人马包围铁血救国会，这个时候梁复生一行人枪膛里面已经没有了子弹，只等着任人宰割。

谢国栋看到自己的女儿大喊，穆澜我是父亲，穆澜瞧了父亲一眼，又眼睛直直的望着梁复生喊道：复生哥，你别管我，你快走，这里都堆满了炸药，我只要身上一爆炸，我们都会同归于尽。

宋子亮哈哈大笑：梁复生今天你栽在我手里算你倒霉。

正当宋子亮要朝着梁复生开枪，谢穆澜乘机挣脱敌人的束缚，拉开了绑在自己的炸药包，然后大喊：复生哥，你快走，我们永别了。

谢国栋看到自己的女儿拉开炸药包，想去前去营救，喊道：穆澜你别做傻事，快灭掉你的引火线，然而谢穆澜头也不回，从高处跳下，众人见状纷纷向室外逃命，只闻见轰轰的一声爆炸巨响，一群人顿时被炸得粉身碎骨。

岁月悠悠，香江上的弊事风潮都如烟云一般菲菲然的消散了，所有的一切包括国仇家恨就此灰飞烟灭，江边上,那一声声甜鼾似的轮船汽笛似乎在诉说着亡灵们的故事.....虞时英未见梁复生出现，自己吞金撒手人寰了。俗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蒋建丰的币值改革最终在台湾岛内实现了，只是时间比想象中要来的久远。